20世纪

世界诗歌译丛

Rainer Maria Rilke

里尔克诗选

黄灿然　译

SOWER

《里尔克诗选》

（奥地利）里尔克 著

黄灿然 译

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德国现代诗人，生于布拉格，曾广泛旅行欧洲各国，一度担任罗丹的秘书。除诗集、散文集和书信集外，尚译有大量英、法、俄文学作品。

《杜依诺哀歌》和《献给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诗》是里尔克晚年呕心沥血的杰作，也是二十世纪诗歌的重要里程碑。其求索的精神、高亢的声音，始终弥漫于现代诗的每个角落，浸透于诗歌读者的血脉之中。

责任编辑：李 宁 平面设计：张志伟

ISBN 7-5434-4705-3

9 787543 447059 >

ISBN 7-5434-4705-3

I·781 定价：7.20元

20世纪

世　界　诗　歌　译　丛



黄灿然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里尔克诗选/（奥）里尔克著；黄灿然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5
（二十世纪世界诗歌译丛. 第1辑/楚尘主编）
ISBN 7-5434-4705-3

Ⅰ.里… Ⅱ.①里…②黄… Ⅲ.诗歌-作品集-奥地利-现代 Ⅳ.I52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25152号

丛 书 名	**20世纪世界诗歌译丛**
书 名	里尔克诗选
作 者	（奥地利）里尔克
责任编辑	李 宁
装帧设计	张志伟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4.5
印 数	5000
版 次	2002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02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4705-3/I·781
定 价	7.2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前言

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得益于对异域文学营养的汲取，外国诗歌的翻译成为其间最为突出的部分。从荷马的史诗到金斯堡的《嚎叫》，从但丁的《神曲》到艾略特的《荒原》，无数优秀的诗歌作品，经由翻译家们的译介，对20世纪乃至21世纪中国几代人的诗歌阅读和写作所产生的情感激发和诗艺启迪，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以致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翻译诗，就没有中国现代诗歌。

但是，回望20世纪的外国诗歌在中国的出版状况，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翻译诗的出版一直处在零散的、非系统的状态。我们出版这套《20世纪世界诗歌译丛》，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希望以我们的微薄之力，能够填补中国出版事业的一项空白，以此构筑汉语版的20世纪世界诗歌史的长廊，提供完整的20世纪世界诗歌的图景。本译丛第一批计划为50种，分5辑推出，每辑10种。

面对浩若烟海的世界诗歌，我们当然要有所选择。首先，选择20世纪作为时间范围，是因为20世纪是人类迄今

最伟大、最复杂、最灾难深重、最富于变化的世纪,在这样的时空中产生的优秀诗歌,积淀着人类心灵深处承受的苦难,也折射着人类精神结构中永恒的尊严和优美。其次,收入这套世界诗歌译丛的,是世界各国优秀诗人的优秀作品,这些诗人中有许多是诺贝尔文学奖或其他著名诗歌奖的得主,他们对世界诗歌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的作品已经越出国家与民族、文化与政治的囿限,成为普照世界的精神之光。

诗歌是语言的极致,因此翻译难度最大。所谓“诗就是在翻译中失去的东西”,所谓诗歌翻译“只分坏和次坏的两种”,都是在极言译诗之难。但是,诗歌翻译史表明,高水平的翻译依然可以让我们清楚地听见异域诗魂的吟唱,像经过查良铮、戴望舒、冯至、卞之琳、王道乾等老一辈的翻译家之手的经典译作,永远令人为之激动。因此,力求高质量、高水准的翻译,是这套译丛的一个基本目标。为达到这个目标,本社约请的译者大多数是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研究人员和在国内外的诗人,从而保证以准确、传神和丰富多彩的译笔将读者带入20世纪世界诗歌的灿烂星空。

河北教育出版社

PDG



译　序

黄灿然

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和《献给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诗》，是我在 1993 年至 1994 年间翻译的。当时尚未见这两部诗集的中文全译本，与英语世界有数十个英译本相比，着实令人不安。不过，它们像我翻译的大多数诗歌作品一样，都是我自己喜欢才翻译的，当时并未考虑发表或出版。

译文以史蒂芬·米切尔的英译本为基础，并参考了戴维·扬和 J.B.利什曼等多个英译本。由于有关里尔克这两部诗集的解释和评价已有不少，故我不想在这些方面多费唇舌。倒是在《里尔克书信集》中读到里尔克致其波兰文译者的一封颇有价值的信，遂译出来放于卷首，相信读者会喜欢；另把戴维·扬译本对《杜伊诺哀歌》的题解与注释一并译出来，附于《哀歌》之后，供读者参考。

不过，我还是要建议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对于里尔克这两部结构宏大的诗集，最好是不要抱着细究其意义的态度来读，更不要做任何阅读前的准备或酝酿阅读前的状态，而是要直接切入，翻开就读，跟着诗中具有感染力的音乐，与作者进行心灵交流，与作者当初写这两部诗集的状态达成某种平行，某种呼应。

1911 年至 1912 年冬天，里尔克到亚得里亚海滨他的朋友玛丽·冯·图恩·翁德·塔克锡斯—霍亨洛赫公主的杜伊诺堡作客。根据公主后来的描述，里尔克对他内心深处正在酝酿的巨著毫无预感，不过他曾在一封信中有所暗示，他说："夜莺正在来临——。"然而一切又归于沉寂。他颇为忧烦，以为这个冬天他又将一无所获。

有一天早晨，他接到一封烦人的商业信函，必须迅速处理，还有众多相关的杂务。屋外，猛烈的北风呼啸着，但是阳光照耀、海水闪烁。里尔克爬到棱堡下面去，该棱堡通过悬崖边一条羊肠小路与杜伊诺堡的底端相连。里尔克来回踱步，考虑如何回信。这时，在咆哮的风暴中似乎有一个声音在对他高喊着："如果我叫喊，谁将在天使的序列中听到我？"

他伫立倾听。"那是什么？"他自言自语："是什么来了？"

他拿出身上的笔记本，把这句话记下来，还有若干



随之从笔端流出来的诗行。他知道神在讲话了。他平静地登上城堡，回到自己的卧室，把笔记本搁在一边，回了那封困难的信。黄昏时分，《第一首哀歌》已写就。

不久，他又写了《第二首哀歌》。《第三首哀歌》和《第六首哀歌》的大部分完成于一年后，《第四首哀歌》则完成于 1915 年。经过数年的痛苦忍受之后，其他《哀歌》终于在 1922 年 2 月的数日内全部完成。不久，他在写《杜依诺哀歌》过程中因遭“强行闯入”而创作的《献给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诗》也完成了，两部诗集同时在 1923 年出版，代表着里尔克诗歌创作的最高峰，它们也是二十世纪诗歌的重要里程碑。

读者要进入里尔克这两部诗集的世界，不妨也抱着同样的态度。读者买来这本书，也许会立即就阅读并喜欢上，也许买来之后，搁在书架上。某一天，也许像里尔克那样为世俗杂事而烦恼，偶尔一只手碰到这本书，于是顺手拿下来，打开，从头读起，或从翻到的任何一页读起，突然听到诗人那充满求索精神的声音，于是一下子被迷住了。在阅读过程中（如果碰巧是在阅读《哀歌》），可能出于好奇或别的原因，又“强行闯入”后面的《十四行诗》，说不定自己的心灵也被这些十四行诗强行闯入，一下子被迷住了。至此，可以相信，里尔克这两部诗集的大门，已为你敞开。这时候，你已成为一位主动的读

者，若再次读其他解释或评价，你已经是以“第一读者”的身份去“印证”有关的解释或评价，而不是茫无头绪地任批评家牵着鼻子走。

即使是里尔克的大门为你敞开，你也不一定每次进去都见到主人。有时候，甚至可能经常地，你进去，见不到主人，枯坐多时，你会感到沉闷；或见到了，但并没有获得期望中的热情接待。是的，里尔克有时候会令人感到沉闷。奥登曾经很喜欢里尔克，但是他晚年说，想到里尔克，他就感到沉闷。我也有过这种经验，我译完这两部诗集之后，就再没有去碰它们，想起他就感到沉闷。可是这次，在交稿之前，我重读一次，又被深深吸引；过了不久看校稿，又一次被深深打动。因此可以说，里尔克确是一位不宣而至的诗人，而他也似乎特别热情地接待不宣而至的读者。

20世纪世界诗歌译丛

第一辑

《乔伊斯诗全集》	（爱尔兰）乔伊斯　著
《狄兰·托马斯诗选》	（美国）狄兰·托马斯　著
《切·米沃什诗选》	（波兰）切·米沃什　著
《安东尼奥·马查多诗选》	（西班牙）安东尼奥·马查多　著
《保罗·策兰诗文选》	保罗·策兰　著
《伊凡·哥尔诗选》	（法国）伊凡·哥尔　著
《耶胡达·阿米亥诗选》	（以色列）耶胡达·阿米亥　著
《里尔克诗选》	（奥地利）里尔克　著
《伊丽莎白·毕肖普诗选》	（美国）伊丽莎白·毕肖普　著
《卡瓦菲斯诗集》	（希腊）卡瓦菲斯　著

第二辑

《约翰·阿什贝利诗选》	（美国）约翰·阿什贝利　著
《W·S·默温诗选》	（美国）W·S·默温　著
《聂鲁达诗选》	（智利）聂鲁达　著
《叶芝诗集》	（爱尔兰）叶芝　著
《索德格朗诗全集》	（芬兰）索德格朗　著
《博尔赫斯诗选》	（阿根廷）博尔赫斯　著
《吉皮乌斯诗选》	（俄罗斯）吉皮乌斯　著
《曼德尔施塔姆诗选》	（俄罗斯）曼德尔施塔姆　著
《美洲译诗文选》	马尔克斯等著
《非洲诗选》	索因卡等著

策划：王亚民　楚尘

PDG



说　明*

——致维托德·冯·胡勒维奇

赖·玛·里尔克

朋友，此刻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除了这些诗本身外，也许还可以作若干阐释，但以这种方式吗？如何着手？而我就是那个给予这些《哀歌》适当解释的人吗？它们已无限地远离我。我把它们视为已在《时间之书》探讨的主题的发展结果。这些主题在两册《新诗集》中利用现象世界来游戏和实验，最后又在《马尔泰》中看似互相冲突地汇集在一起，再次回到指涉生命，并且几乎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我们这种仿佛在无底深坑上悬吊着的生命是不可能的。在《哀歌》中，在同一基础上开始的

* 标题为译者所加，原载于英译本《里尔克书信选》(R. F. C. 赫尔译)。胡勒维奇是《杜伊诺哀歌》波兰文译者。(译注)

生命再次变成可能，事实上它在这里体验到那种终极的肯定。青年马尔泰虽然走上那条正确而艰难的“漫长学习”之路，但他仍无法把生命引向这种终极的肯定。对生命和死亡的肯定最终在《哀歌》中合而为一。承认前者而缺乏后者将是一种局限，最终会排除任何无限的事物，然而它在这里得到实现。死亡是我们掉头而去和未被我们照亮的那一面生命：我们必须尝试去达到我们的存在的最大可能的意识，这种意识既深懂这两个无穷的王国，又受到这两个王国的不尽的养育。生命的真实形态延伸到这两个领地，以最强大的环行之血流过两者：既不存在此岸也不存在彼岸，而是伟大的统一，这统一乃是那些天使——那些超越我们的生命——居住的地方。然后，这个世界上那爱的问题的位置为它那更伟大的一半所扩充，这个世界才得以完整、神圣。

我感到惊异的是，《献给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诗》这组至少同样“难”、充满着同样的特质的作品，却无法更有助于你理解《哀歌》。后者开始于 1912 年（在杜伊诺），并于 1914 年之前继续在西班牙和巴黎写了一些片断；大战完全中断了我这部最伟大的作品，而当我冒险再次于 1922 年在这里重续它，那些新的《哀歌》的完成却因《十四行诗》在数日之内的暴风雨式的强行闯入而受到阻延。那些十四行诗并不在我的计划之中，它们不能是



别的，而是具有与《哀歌》相同的“诞生”背景，它们因与一位年轻姑娘的死亡相关联而突然冒出来这一事实则使它们更接近它们原来的源头；因为这一关联是与那个王国的中心进行接触的另一个点，我们没有界限地与死者和未出生者共享这个王国的深度和影响。我们，当前和今天的人，我们一刻也不满足于这个时间世界，也不固定在其中；我们不断溢向过去的人，溢向我们的本源和那些显然跟在我们后面的人。在那个最辽阔最广大的世界所有的生命都是“在的”——我们不能说“暂时的”，因为正是时间的消逝决定了他们都是“在的”。这种瞬间性从各处奔入一种基本的“存在”。由是之故，“实在”的所有昭示都不能被当作仅仅是受时间约束的事物，而是要被具体化，尽可能地置于我们的力量之内，在我们同样分享的更高贵的含义之中。我们需要在那更伟大、那最伟大的圆心之内掌握我们在这里看到和接触的事物，然而却不是在基督教（我永远激烈地与之分离开来）意义上，而是带着一种纯粹、深刻、宁静的世俗意识。不是进入一种以阴影使大地模糊的来世，而是进入一种整体，进入那个整体。大自然以及我们的环境和习惯的对象都只是脆弱、短暂的事物；然而，只要我们一朝在此，它们就是我们的拥有物和我们的友谊，知道我们的不幸和欢愉，就像它们是我们祖先的知交。因此，

我们应当不仅不要去污染和削弱那“实在”，而且，正因为它与我们共享短暂性，我们应当以最热情的理解来抓住这些事物和表象并使它们变形。使它们变形？不错，因为这是我们的任务：以如此痛苦、如此热情的方式把这个脆弱而短暂的大地铭刻在我们心中，使得它的本质再次不可见地在我们身上升起。我们是那不可见物的蜜蜂。我们任性地收集不可见物的蜂蜜，把它贮藏在那不可见物的金色大蜂巢里。《哀歌》显示我们从事这一工作，这是把那心爱的看不见的纠缠的世界不断改变成我们本质中那看不见的震动与激荡的工作，它给宇宙脉动场带来了新的“频率”。[鉴于宇宙的各种物质只是震动的各种系数，我们不仅以这种方式建立一种精神上的种类的张力，而且还有（谁知道呢？）新的肉体、金属、星云、星体。]这种活动又受到今天如此多我们不可代替的可见物那日益增强的迅捷消失的支撑和加速。即使对我们的祖父来说，一座房子、一个喷泉、一座熟悉的塔、他们所穿的衣服、他们的外套，都更无限地、更无限地亲密；几乎每一件物体都是一个容器，他们可在其中找到一些人性的东西或者加入一点他们的人性。现在，从美国，空虚而冷漠的东西向我们潮涌而来，那是一些假东西，最极至的仿制品。在美国人看来，一座房子、一个美国苹果或那个国家的一株葡萄一点也不同于进入我们



先辈的希望和沉思的那座房子、水果或葡萄。那些活过和活着的事物，那些分享我们的思想的事物，都正处于衰微之中，再也无可替代。我们也许是最后知道这些事物的人。我们的责任不只是要保持对它们的记忆（那将是微不足道和不可靠的），而且是要保持它们人性的或“家神”的价值（守护神意义上的“家神”）。大地别无选择，只能成为不可见物——在我们身上，它连同我们的部分存在一起分享着那看不见物，或至少有一种表面上的分享；我们可以在我们的世俗存在期间累积我们对不可见物的拥有，但是亲密而持续地把可见物转变为不可见物却只能在我们身上孤独地完成……就像我们自己的命运在我们身上变得越来越存在，同时又越来越不可见。

《哀歌》建立这种存在形式：它们肯定、它们赞颂这种意识。它们把它小心地置于它自己的传统中间，在支持这一假设的过程中宣称拥有不可记忆的习俗和有关习俗的传说，甚至在埃及人对死者的崇拜中乞求预先知道这种亲和。（与此同时，老思雷诺迪带领那位刚死去的青年人参观的“思雷诺迪族之乡”是不能等同于埃及的，它只可以说是那个尼罗河国度在死者明澈如沙漠的心中的反映。）如果我们错误地把天主教关于死亡、死后和永恒的观念应用于《哀歌》和《十四行诗》，我们就会完

全使我们自己与这些作品的结论隔绝，从而陷于深刻的误解。《哀歌》中的天使与基督教天堂的天使毫无关系（反而更接近伊斯兰教的天使式人物……）。《哀歌》中的天使是这样一种存在：它使不可见物转变为可见物得以实现。对于《哀歌》中的天使来说，所有过去的塔和宫殿都是现存的，因为它们长久以来一直是看不见的，而我们世界上仍然存在的塔和桥梁却早已看不见，尽管在实际上它们仍然为我们而支撑着。《哀歌》中的天使就是那为了在不可见物中识别更高层次的现实而竖立在那里的存在。这就是为什么他对我们来说是“可怕的”，因为我们——这种存在的恋人和转变者——仍然紧抱着可见物。宇宙的所有世界都把奔入不可见物作为奔入它们更深层的现实；少数星星获得立即的净化，并消失在天使们无限的意识中，——其他则交付给各种缓慢而痛苦地转变的存在，这些存在怀着恐惧和狂喜获得它们下一次不可见的实现。我们，再强调一次，就《哀歌》的意义上说，我们是大地的转变者；我们在这里的整个存在，我们的爱的飞翔和跌落，都在加强我们追求这个目标（事实上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十四行诗》透露这种活动的单方面，它被认为要以一个死者的名义和引导来进行，那是一位年轻姑娘，她的未成熟和纯真打开了死者的大门，这样，离开我们之后，她现在得以属于那些使



生命的另一半维持新鲜的力量，并以其大张着的伤口向那另一半打开。）《哀歌》和《十四行诗》在各方面都互相支援，——而我将之视为一种无限的恩惠，它使我得以用同样的呼吸涨满这两张帆：《十四行诗》这张铁锈色小帆和《哀歌》这张白色巨帆。

亲爱的朋友，但愿你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些建议和提示，其他就尽你所能去发挥了，因为我不知道我是否可以再多说一点什么。

1925.11.13（邮戳日期）

目　录

译　序　1

说　明　1

杜伊诺哀歌　1

第一首哀歌　3

第二首哀歌　8

第三首哀歌　13

第四首哀歌　18

第五首哀歌　23

第六首哀歌　29

第七首哀歌　32

第八首哀歌　37

第九首哀歌　41

第十首哀歌　46

《杜伊诺哀歌》题解与注释 53
第一首哀歌 55
第二首哀歌 57
第三首哀歌 58
第四首哀歌 59
第五首哀歌 60
第六首哀歌 61
第七首哀歌 62
第八首哀歌 63
第九首哀歌 64
第十首哀歌 65

献给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诗 67
第一部 70
第二部 96

杜伊诺哀歌





第一首哀歌

如果我叫喊，谁将在天使的序列中
听到我？即使他们之中有一位突然
把我拥到他胸前，我也将在他那更强大的
存在的力量中消失。因为美不是什么
而是我们刚好可以承受的恐怖的开始，
而我们之所以这样赞许它是因为它安详地
不屑于毁灭我们。每一位天使都是可怕的。
　因此我抑制自己，吞下深处黑暗的
呜咽的叫声。啊，我们需要时
可以求助于谁？不是天使，不是人；
就连那些知道的野兽也意识到
在这个被解释的世界我们
并不感到很安全。也许仍有
某棵树留在斜坡上，供我们日夜观看，
仍有为我们留下的昨天的散步和对于一个习惯的

长期效忠，这习惯一旦跟我们住下便不愿离开。

　哦，还有黑夜，那黑夜，当一阵充满无限空间的风
啃起我们的脸。黑夜为了谁而不留下——这想望已久的、
温和的、不抱幻想的存在，这颗孤寂的心
与它相会是如此痛苦。难道情人们就更容易些吗？
但是他们继续利用彼此来隐藏各自的命运。

　难道你还不知道吗？将你怀中的虚空抛进
我们呼吸的空间；也许鸟儿们
会带着更热情的飞翔感到这扩大的空气。

是的，春天需要你。常常一颗星
会等待你去注意它。一股波浪从遥远的过去
卷向你，或者当你在一个敞开的窗下
散步，一把小提琴
会让自身顺从于你的聆听。这一切都是使命。
但是你能完成吗？难道你不总是
被期望分散注意力，仿佛每件事
都宣布一位心爱的人要来了？（你到哪里找地方
安置她，带着你所有这些巨大而生疏的思想
来来去去并且经常留下来过夜。）
但是当你感到渴念，就歌唱恋爱中的女人吧；
因为她们著名的激情仍然不是不朽的。歌唱



被抛弃和凄惨的女人(你几乎要羡慕她们),
她们可以爱得比那些满足者更为纯粹。
一再地开始那永远得不到的赞颂;
请记住:英雄继续活着;就连他的衰落
也只是他达至最后出生的藉口。
但是消耗殆尽的大自然把恋人们带回
到她那里,仿佛世上没有足够的力量
来第二次创造他们。你曾经竭力想像够了
加斯帕拉·斯坦帕,以便任何被她的心爱的人
抛弃的女孩都可以受到那翱翔的、盲目的爱的
极端例子所鼓舞,并对她自己说“也许我可以像她”?
难道这种最古老的受苦最终不会
给我们结下更丰富的果实吗?难道现在不是我们怀着爱意
从心爱的人那里解放出来并在颤抖中忍受的时候了吗:
就像箭忍受弓的紧张,以便
在射出的刹那超越自己。因为
世上没有地方供我们停留。

声音。声音。我的心聆听,就像只有
圣徒才会聆听的那样:直到那巨大的召唤把他们
从地面提起;然而他们不可能地继续
下跪并且一点也不在意:

他们的聆听是如此完整。岂止像你忍受
上帝的声音——远不止于此。而是聆听风的声音
和那在沉默中形成的持久的讯息。
现在它正从那些早夭的人那里朝着你呢喃。
无论你何时走进一座教堂，在那不勒斯，或罗马，
难道他们的命运没有悄悄走来向你说话？
或者在高处，某篇颂文委托你一个使命，
就像去年在圣玛利亚福摩萨的匾牌上。
他们要我做的就是轻轻把有关他们的死亡的
不公正看法的外表抹掉——这看法有时候
会略微妨碍他们的灵魂向前迈进。

这确实是奇怪的：不再居住在大地上，
还要放弃刚刚有时间去学习的风俗，
不去观看玫瑰和其他关乎人类未来的
有希望的事物；不再是无限焦急的手中
那个往昔的自己；甚至还要
把自己的名字遗弃，忘记它，
像一个孩子忘记破碎的玩具。
奇怪的是不再对欲望抱有欲望。奇怪的是
看到曾经紧紧结合的意义如今朝着
各个方向失散。而死去是一件苦事



并且在我们可以逐渐感到一点儿永恒的
痕迹之前就已经充满挽救的可能。——尽管生者错误地信仰
他们自己制造的过于明显的区别。
天使们(他们说)不知道他们置身其间的
是生者,还是死者。永恒的激流
把所有的年代卷入其中,通过两个王国,
永远地,而他们的声音就在它那如雷的吼声中溺毙。

最后,那些早走的就不再需要我们了:
他们断绝了大地上的悲喜,就像孩子乖乖地
长大,不再需要他们母亲温柔的乳房。但是我们却需要
这类伟大的秘密,对我们来说忧伤往往是
精神成长的泉源——我们怎能存在而没有它们?
那个传说是没有意义的吗,它告诉我们,在哀悼莱纳斯时
歌中那最初的勇敢的音符如何穿透荒芜的麻木不仁;
然后在一个可爱如神的青年突然永远离开的
可怕的空间里,虚空第一次感到震惊,
这震惊现在激励我们安慰我们并帮助我们。

第二首哀歌

每一位天使都是可怕的。然而，唉，
几乎是致命的灵魂之鸟呀，我乞灵于你们，
熟悉你们。多比的时代哪里去了，
那时你们之中有一位掩起光芒，站在前门，
略微装成在旅行，不再可怖；
（一个青年，就像透过窗子好奇地窥探的那位）
但是如果充满危险的天使长现在从星星背后
往下朝我们走哪怕是一步：我们跳动得
越来越高的心，定会置我们于死地。你们是谁？

早年成功者，创造的宠儿，
山脉，在所有初始的黎明中
变红的峰顶，——开花之神的花粉，
纯粹之光的关节，走廊，楼梯，宝座，
由本质构成的空间，由销魂做成的盾牌，卷入



狂喜之中的感情风暴，而突然间，孤单地：
镜子，它们收集从它们的脸上淌出来的美
再把它完整地收回到它们身上。

但是当我们被深情感动，我们便蒸发掉；我们
把自己呼出然后消失；从这一刻到那一刻
我们的感情越变越微弱，像香气。虽然也许有人会告诉我们：
"是的，你已经进入我的血流里，整个房间，整个春天
都充满了你……"——那有什么关系？他不能包容我们，
我们消失在他身上和周围。而那些美丽的人，
啊谁能维护他们呢？表情不断从他们的脸上
出现，然后不见。像早晨的露珠从草尖上滚落，
我们拥有的东西也飘入空气，仿佛一碟滚烫的食物
缭绕的蒸气。哦微笑，你去了哪里？哦仰望的目光：
在心的海洋上退却的温暖的新浪潮……
唉，但我们正是这样的呀。我们融化进去的
无限的空间届时会品尝我们吗？天使们真的
只重新吸入从他们自身照射出来的光辉吗？或者，
好像是疏忽所致，有时候这光辉之中是不是也有
一点儿我们的精华的痕迹？我们混入他们的
特征中吗，哪怕像怀孕的女人脸上
那模糊的容貌般难以觉察？当他们飞旋返回

他们自身，他们并没有注意到（他们又如何能注意到）。

恋人们，如果他们知道缘由，也许就会在夜空里
讲出奇怪的、不可思议的话。因为看来一切好像
都把我们隐藏起来。瞧：树木确实存在；我们
居住的房子仍然屹立着。我们独自
飞过所有事物，像风一样不可捉摸。
而所有事物都密谋对我们保持沉默，一半
也许由于羞涩，一半则像是不可言说的希望。

恋人们，彼此欢天喜地，我在向你们询问
我们。你们彼此拥抱。你们的证据在哪里？
瞧，有时候我发现我的双手已变得意识到
彼此，有时候我这被时间剥蚀的脸
藏匿在双手之中。这给了我一点儿
感觉。但仅仅凭着这，谁敢宣称存在？
然而你们在彼此的迷情中成长，
直到不能自拔，这时你们恳求：
“再也不……”；你们在彼此的双手下
越来越丰饶，像秋天的葡萄；
你们可能会因为另一个的完全出现
而消失：我在向你们询问我们。我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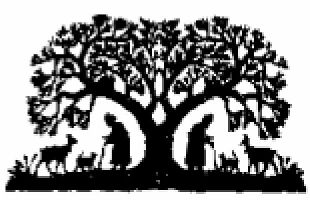


你们如此幸福地触摸是因为永存着抚爱，
因为你们如此温柔地覆盖的地方
并没有匿迹；因为在它之下
你们感到纯粹的持久力。因此你们几乎
在拥抱中承诺永生。然而，当你们经历了
第一瞥的恐惧，窗口的渴念，
和惟一一次在花园里的结伴散步：
恋人们，你们是一样的吗？当你们踮起脚尖
嘴对着嘴，唇黏着唇，醉和着醉：
啊每位饮者是怎样奇怪地抽离他的行动。

难道你们不为阿提卡墓碑上人类谨慎的姿态
感到惊讶吗？难道爱与离别
不是如此轻柔地放在肩膀上以至看上去好像
是由不同于我们这世界的物质做成的吗？记住那些手，
它们是多么轻盈地摆放着，虽然盛载它们的躯干是那么强大。
这些无师自通的形状知道："我们可以去到这么远，
这是我们的，用来这么轻柔地触摸彼此；诸神
可以更有力地往下压我们。但那是诸神的事情。"

要是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个纯粹、充足、人性的地方，
一块生长果实的土壤，在河流

与岩石之间,那该有多好啊。因为我们那颗心总是超越我们,
一如往常。我们再也不能跟随它,凝视
那些安抚它的图像,或凝视那些如神的身体,
那儿它以更大的规模达到更辽阔的憩息。





第三首哀歌

歌唱心爱的人是一回事。可是呀，祈求
血中那位隐蔽、有罪的河神却是另一回事。
她的年轻恋人，她从远方认出他——他对欲望之神
知道些什么，这欲望之神经常从他孤独的深处，
甚至在她能够抚慰他之前，并且好像她没有存在似的，
抬起，啊，那不可名状的头，
昂着，号召黑夜参加无穷尽的骚乱。
啊我们血中的海神，带着他那骇人的三叉戟。
啊透过那海螺壳号角吹来的、他胸膛的黑暗之风。
聆听那将自己变得空洞的黑夜。啊星星，
那位恋人不正是从你们那里萌生了
对他心爱的人的脸庞的渴望吗？难道他对她纯粹的特征的
秘密洞察不正是由那些纯粹的星座而起的吗？

不是你，他的母亲：哎，你不是那个

把他眉际的拱门压弯成这种期待的人。
不是因为你，对他有如此意识的女孩，不是因为你的嘴
他的唇才曲折成更有成果的表述。
你真的认为你款款的步履能够这么强烈地
震动他吗，你这来去如晨风的人？
是的，你确实吓坏了他的心；但是更古老的恐惧
在那种感觉震动他时猛力扎入他。叫他……
但你不能完全叫他离开那些黑暗的伙伴。
当然，他想逃走，并且他逃走了；松了口气，他安顿
在你那颗庇护的心里，落地生根，并开始他自己。
但是他真的开始过他自己吗？
母亲，你使他渺小，是你开始他；
在你的眼中他是新的，在他的新眼睛上你筑构起
友善的世界并挡开了陌生的世界。
啊，那些岁月哪里去了，当年你只要把你苗条的形象
放置在他与激荡的深渊之间就能保护他。
那时你向他隐瞒了多少东西。那个在黑夜里充满疑虑的
房间：你使它安全；而在你那颗心的庇护所中
你把一个更有人性的空间混入他的黑夜空间。
你点起灯，不在那黑暗中，而在
最接近你出现的地方，而它照耀他如同一位朋友。
没有一个嘎吱声是你的微笑所不能解释的，



仿佛你早就知道楼板何时会响……
而他聆听，并感到宽慰。你的存在是如此强大，
当你温柔地站在床边；他又高
又诡秘的命运退回到衣柜背后，他那受过
片刻阻滞的不安的前途，顺应了窗帘的皱褶。

而他自己，当他放松地躺在那里，你为他
创造的温和世界的甜蜜融化在他惺忪的
眼睫之下，渗入预先尝到的睡眠之中——
他似乎受到保护……但是在内心：谁能挡住，
谁能逆转他内心的本源之洪水？
啊，那个睡眠者没有任何谨慎的痕迹；睡着，
然而却是在梦着，却是在发烧：他怎样沉浸其中。
现在他是个胆怯的新人，他怎样
被纠缠在内心活动那不断蔓延的鬈须里，
它们已经扭曲成各种形状、扭曲成钩人的林下植物，搜寻
兽欲的踪影。他怎样屈服——爱。
爱他的内心世界，他的内心荒野，
他内心那原始的森林，他的心在腐朽的树枝间
竖立起来，呈浅绿色。爱。将它抛弃，穿过
又走出他自己的根茎，进入强大的本源，
那儿他小小的出生已经过去很久了。怀着爱，

他蹚进了更古老的血液，到了恐惧出入的
深沟幽壑，这些沟壑仍填着他的父辈们。而每样
恐惧都认识他，同谋般向他眨眼。
然而，残酷在微笑……你很少
笑得如此温柔，母亲啊。他如何能不爱
那向他微笑的呢。他甚至在知道你之前
就已经爱上那微笑了，因为当你在身体内怀着他时，那微笑
就已经溶进了那使胚胎失重的水里去了。

不，我们不像花朵那样在一年之内就完成
我们的爱；当我们爱
就有一股无法记忆的元气在我们的胸前漂流。亲爱的女孩，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在内心爱着的，并非有一天会出现的人，而是
川流不息的人群；不是单独一个小孩，
而是包括像倒下的群山一般
躺在我们深处的父辈；包括远古母亲们的
枯干的河床——包括在其命运
那阴沉或晴朗的天空下的
整个无声的风景——所有这些，亲爱的，都先于你。

而你自己，你如何能够知道
你在你恋人身上触发起什么样的远古时期。在他内心



涌起了离去之人的什么激情。什么样的女人
在那里憎恨你。你在他年轻的血管里
催生了多少阴暗的险恶之人。死去的
儿童凑过来接触你……啊,轻轻地,轻轻地,
让他看你怀着爱执行一些自信的日常使命,——
引导他走近花园,把那比最深沉的夜
更重的东西给他……

限制他……

第四首哀歌

啊生命之树,你们的冬天何时到来?
我们并不和谐,我们的血并不像候鸟那样
预先警告我们。迟到,被超越,
我们仓猝把自己强加于风
然后跌向一个结冰的湖。
开花和凋零同时降临在我们身上。
而在某个地方狮子们仍到处游荡,并且
由于本身的神奇力量而不知何谓弱小。

但是我们,当我们专心于某个对象,
就已经感到另一个的拉力。冲突
是我们的第二属性。难道恋人们
不总是抵达彼此的边界?——
尽管他们承诺辽阔、狩猎、家园。
　就像为了画一张潦草的素描,必须花力气



准备一个对比强烈的荒凉背景
以便我们能够看得更清楚:我们从不知道
我们自己感情的真实、活生生的
轮廓——而只看到从外部形成它们的东西。
　谁不曾畏惧地坐在他那颗心的
窗帘前？它揭开:告别的场面。
易于辨认。那个著名的花园,
有点儿摇晃。接着舞蹈者来了。
不是**他**。够了！无论他行动多么轻,
他化了装,作了打扮——一个普通人
匆匆赶回家,穿过厨房走进来。
　我不想忍受这些遮一半的面具,
还不如木偶。它至少是完整的。
我将忍受那填塞的皮肤、那线,那除了外表
什么也不是的脸。这儿。我正在等待。
哪怕灯光熄灭,哪怕有人对我说
"就是这么回事";哪怕虚空
乘着灰色气流从舞台漂向我;
哪怕我的祖先一个也不
和我坐在一起,没有一个女人,没有
那个有棕色斜视眼的少年——
我也要坐在这儿。一个人是可以永远观看的。

我不对吗？你，父亲，你在呷了一口
我意志含沙的输注之后便品尝到生命的
苦涩。随着我逐渐长大，你继续品尝，
为如此陌生的未来的余味
所困扰，搜寻我不集中的目光——
自从你逝世后，你就经常为我的安乐
而颤抖，在我最深沉的希望内部，
为了我一丁点生命，你弃绝了
死者们觉得是他们真正本质的
平静，那些数不清的镇定王国——
告诉我，我不对吗？而你们，亲爱的女人，
你们一定因我很小就开始爱你们
而爱我，而我总是惟恐回避不及，
因为你们容貌的空间，哪怕我爱它，
总在不断生长、改变，进入宇宙的空间，
在那儿你们已不再是你们——难道我不对吗？
当我觉得好像一定要坐着、一定要在
那木偶舞台前等待，甚或
紧紧盯住它，
以至一个天使最终要来平衡我的目光，
使填塞的皮肤一惊变成生命。
天使与木偶：终于有一场真正的戏。



这样，由于我们的出现，我们分离的东西
就可以聚集在一起了。并且只有到那时，整个
转变的循环才能从我们
自己生命的季节中升起。在高处，在我们头上
天使们在演戏。如果没有别人，临死的人
也一定会觉察到我们在这里完成的一切
是多么不真实、多么充满虚伪，这里没有什么
是可以有自我的。啊童年的时光，
在每个形影背后出现的岂止是过去，
在我们面前淌出的也非未来。
我们感到我们的身体日渐长大，有时候
对变为成人等得不耐烦，一半是由于
那些除了他们的成长之外什么也没剩下的人。
然而我们自己在演戏，着魔于
永久的事物；而我们会站在介于世界
和玩具之间的无限而幸福的空间，
在一个从一开始就是
为一次纯粹的活动而建立的点上。

谁能将一个小孩原本地展示出来？谁把他
放入他的星座并将那根测距棒
交到他手中？谁在变硬的灰色面包中

制造他的死亡——或把它留在
他那方形的口中，苹果核一般
凸出？……杀人者是容易
理解的。但是这点：即一个人可以包容
死亡，整个死亡，甚至在生命
开始之前，可将它温柔地
搂在怀中，而又可以不拒绝生活下去，
这是多么难以言说呀。



第五首哀歌

献给弗劳·赫莎·冯·科尼希

但是告诉我，他们是谁？这些流浪者，他们
甚至比我们自己还短暂，他们在最早的日子里
就被一种永不满足的意志
野蛮地拧干(因为谁？)。这意志拧他们，
压弯他们，扭曲他们，抛掷他们扔掉他们
再抓住他们；然后他们像通过涂了油的
滑溜的空气似地跌下，落在
磨损的地毯上，它由于他们的不断跳跃
而不断变薄，这块丢失在
无限空间里的地毯。
像绷带一样黏着，仿佛郊外的天空
弄伤了土地。
　　　　　　　而它才刚出现
那里就升起一个大写的 D，那是“存在”的

第一个字母……而那永远伸来的掌握
又把他们抓住,哪怕最强大的人,在那掌握中
也只能像一个笑柄,接着就捏碎他们,就像强人奥
　古斯都塔斯
捏碎一只白镴碟。

啊,而环绕这个
周围:观看的玫瑰
花开花落。在这
猛击地毯的捣锤周围,
在这被自己尘埃的花粉滋养
并因此制造了外观美丽的不悦之果的
雄蕊周围:是那些张大口的
无意识的脸,它们纤薄的表面
露出沉闷那外观美丽的微笑。

那里:一个枯槁而布满皱纹的举重运动员,
一个现在只会击鼓的老人,
萎缩在他臃肿的皮肤里,那皮肤看上去好像
曾经容纳过两个人,另一个
已经躺在墓里,而这个仍然活着,
耳聋了,有时候还有点



神志不清，在那守寡的皮肤里。

而那边那个青年，那个男子，他可能是一个脖子
和一个修女的儿子：坚强有力
充满肌肉和天真。

儿童，
他们曾经把悲伤当作玩具，
那时它仍然很少，在一次
漫长的康复期里……

而你，小男孩，你每天
跌倒一百次，带着那只有未成熟的果实
才能理解的砰的一声，从那棵共同筑构的
运动之树（比水更快，只在几分钟内
就有了春天、夏天、秋天）
狠狠摔在墓上：
有时候在小休期间，你的表情
会努力向你那位很少亲情的母亲
露出一丝爱意，但总是半途消失，
你的身体耗尽了它，那个怯懦的
企图很少的面孔……而再一次

那个男人为你的跳跃鼓掌，在疼痛
还没有很明显地接近你那颗不断加快的
心的时候，你鞋底的刺痛就又赶在另一阵疼痛
到来之前出现，很快在你的眼睛里
挤出两滴有形的泪。
然而，盲目地，
那微笑……

啊收集它，天使，那开着小花的药草。
制造一个花瓶保存它。把它放在那些
还未向我们开放的快乐之中；
在那个可爱的瓮上刻下这行
华丽地流动的文字赞美它：
"训练有素的微笑。"

然后是你，我亲爱的，
最诱人的快乐无声跃过你。也许
你的刘海会为你感到高兴——
或许摊开在你坚挺的胸膛前的
那绿色的金属丝绸会感到它自己
无尽地沉溺，不需要什么。
你



镇定的陈列之果，
放置在公众之前，不断以各种形式
摆在摇晃的平衡秤上，
在众多肩膀中间抬起。

啊那个地方在哪里——我把它带在心中——
在那里他们仍然远远够不上精通，仍彼此
分崩离析，像被人无情地
拆开的交配的牛——
在那里重量仍然沉重；在那里
碟子仍然徒劳地
在转动的架上摇晃
然后跌落……

而突然间在这辛苦的乌有之地，那个
纯粹的“太少”突然间不可理喻地变形的地方，
那个说不出的地点———跃而起
变成空虚的“太多”；
困难的计算
变成了数不清和解不了。

广场。啊巴黎的广场，无限的表演场所，

那里女帽设计者拉摩尔夫人
扭弯大地上一条条不安的小径，
那些无尽头的缎带，并用它们设计
新的蝴蝶结、褶边、花状饰物、人工水果——全都
涂上假颜色，——制作命运那
廉价的女冬帽。
……

天使！如果有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地方，而在那里，
恋人们在某块说不出的地毯上展示
他们永不能在这里弄通的东西——他们
那些高飞的心的英勇业绩，
他们那些快乐的塔，他们那些
长期以来竖立着的、没有地面、只能
颤抖着互相扶持的梯子，——并且能够全部弄通，
在围观者，那数不清的无声死者面前：
　那么，这些死者会扔下他们储备下来的、永远
隐藏着的、我们不知道的长期有效的最后的
快乐的硬币吗，在那一对终于
在高兴的地毯上真正地微笑起来的恋人
面前？

PDG



第六首哀歌

无花果树，长期以来我在你身上找到意义，
你几乎完全省略了开花
催促你那未经宣布的纯粹的神秘
成为提早成熟的果实。
像喷泉弯曲的水管，你弓状的粗枝把汁液
往下又往上驱使：几乎还没有清醒
它就从睡眠中绽开，变为最甜蜜的成就。
像步入天鹅里的神。
　　　　　　　……但我们仍然留恋不去，唉，
我们的骄傲在开花里；我们进入我们
最后的果实那延误的内部，可已经被出卖。
只有在少数人身上那催促行动的紧迫性
才如此有力地升起，以至他们停下来，在内心的丰饶中闪耀，
而开花的诱惑则像夜里轻柔的空气

触摸他们温柔的嘴巴，轻抚他们的眼睑：
也许是英雄，而那些被选择提早消失的人，
他们的血管被死亡这位园丁扭曲成一个不同的图案。
这些人赶在前面：在他们自己的微笑之前，
就像在凯尔奈克，奔腾的马群
跑在凯旋的法老之前。

这位英雄异常接近那些早逝的人。他不在乎
永久性。他活在不断的升高之中，
运动着进入那危机四伏改变不息的
星座里。很少有人能够在那里找到他。但是
对我们保持沉默的命运，却突然受到鼓舞壮大起来
歌唱着进入他涌动的世界的风暴里。
我从未听过像他这样的人。突然间我被他那
变暗的声音刺穿，在流动的空气里漂浮。

于是我将多么高兴地躲开了那个愿望——要是
再变成一个男孩有多好啊，可以坐下来
靠着未来的手臂，阅读参孙的事迹：
他母亲如何先是没生下什么，然后是生下一切。

难道他不是你体内的英雄吗，母亲？难道



他那专横的选择不是已经在你身上开始了吗？
千万人翻腾在你的子宫里，争着要作他，
但是瞧：他抓住又排除——，选择和完成。
而如果他拆掉支柱，那是因为他从你肉体的世界
冲进了那个更狭窄的世界，那里
他再次选择和完成。啊英雄们的母亲，啊汹涌的
洪水的源头！你们这些深沟幽壑，
处女们跃入你们那里，从心上最高的边缘
哀悼那些献给这个儿子的祭品。
　因为无论何时英雄闯入爱情的车站，
每个想献给他的心跳都会把他抬得更高，
而他转身，站在那里，在所有的微笑的终结之
　处，——变形。

第七首哀歌

不要央求，不要再央求了，溢出自身的声音呀，
做你呼喊的本分；但你却叫得像一只纯粹的鸟儿：
迅速上升的季节将它提起来，几乎忘记
它是一个受苦的生灵而不只是一颗正被
掷入光明、掷入亲密的天空的心。你将
像它一样央求，并且一点也不缺少纯粹——好让那位
仍然看不见的沉默恋人能够感觉到你，当她听到你，
一个回答就会慢慢在她身上苏醒、逐渐
温暖起来——
你自己最勇敢的情感的热诚的良伴。

啊，春天会留住它——它将在每个地方回应
宣告之歌。首先那小小的
询问的音符将到处被一个纯粹、肯定的白天
那令人安心的寂静所加强。



然后步上楼梯，步上那呼唤的台阶，走向魂牵梦萦的
未来之殿——；然后那颤音像喷水池
已在它喷射升起的时候预期到会在
应允的游戏中跌落……而前面仍是：夏天。
　不仅是所有夏天的黎明——，不仅是
它们如何变成白天与晨光一同照耀。
不仅是一个个日子，如此温柔地环绕花朵，还有
上面带图案的树顶，如此强烈，如此紧张。
不仅是对所有这些未展开的力量的敬畏，
不仅是人行道，不仅是日落时分的草地，
不仅是迟来的暴风雨后深呼吸的新鲜，
不仅是来临的睡眠，以及一个预感……
而且还有夜！而且还有高耸的
夏夜，以及星星，大地上的星星。
啊终于成了死者并无穷无尽地熟悉它们，
所有的星星：我们又怎能忘记它们！

看啊，我正在呼唤我的恋人。但是不仅她
会来……女孩子们都将从她们脆弱的
坟墓里爬出来，聚在一起……我又怎能抑制
我的呼唤，一旦我叫出来？这些未成熟的精灵继续寻找
大地。——儿童，一种大地上的事物，

哪怕真正体验一次，也终生没有遗憾。
不要以为未来的命运胜于童年的命运；
你怎样经常把你所爱的男人远远抛在背后，
在那幸福的追逐后喘气、喘气，走进自由。

真正地在这里是值得骄傲的。就连你们也知道，
你们这些似乎要迷失和沉沦的女孩——，在城市
最脏乱的街道上，在那里化脓，或向垃圾
敞开。因为你们每个都拥有一个小时，甚或
少于一个小时，一段仅够来衡量
两个时刻的时间——，当你们获得一种
存在感。一切。你们的血管与存在一同流淌。
但是我们却会多么容易地忘记我们欢愉的邻居
既不确认也不羡慕的东西。我们想展示它，
使它看得见，尽管就连最可见的快乐
也不能把它自己暴露给我们，除非我们在内部改变它。

心爱的人呀，世界不在任何地方，只在我们体内。我
们的生命
在变形中逝去。而那外部的
则不断萎缩。那曾经是一幢耐用的房屋的地方
如今是我们面前一幢虚幻的建筑物，完全



属于概念的王国，仿佛仍存在于我们脑中。
我们的时代自己建立起庞大的力量储藏库，
无形犹如它向大地索要的能源。
庙宇再无人知晓。是我们秘密地节省起
这些心灵奢侈物。在仍然有人活下来的地方
以前被祈祷、崇拜、下跪的事物——
现在它照样进入那看不见的世界。
很多人不再洞察到它，并且错失了
用巨柱和雕像把它更雄伟地建立在他们内心的机会。

世界每一次缓慢的转动都产生这样一些被剥夺的人，
他们既不属于过去，也不属于那已快到达的。
因为即便是最接近的时刻也远离人类。我们却
不应因此迷惑，而应在肩负保存那仍然辨认得出的形状的过程中
变得愈加坚强。——这一点曾存在于人类之中，
存在于命运这歼灭者之中，存在于
无目的之中，它仿佛在持续着，并把星星
从安全平稳的天空中拉下来。天使啊，
我要向你展示它，就在这里！它将存在于
你无远弗届的视野里，现在它终于直立起来，得救了。
巨柱门楼，斯芬克司，某个衰落

或陌生的城市里灰色大教堂强大的推力。

这一切难道不是奇迹吗？惊讶吧，天使，因为
我们就是这个，啊，伟大的人；宣称我们能够达到这点，
　我的呼吸太短
够不上为此唱赞歌。然而，我们总算能够
利用这些广阔的空间，这些
属于我们的空间。（这些空间一定令人畏惧地巨大，
因为我们的感情已经有千万年没有在其中泛滥。）
但是一座塔很高，不是吗？啊天使，它很高——
甚至耸立在你身边时也是如此？沙特尔很伟大——而音乐
达到更高的境界，远远高于我们。但哪怕是
一个恋爱中的女人——，啊，在夜里站在窗前……
难道她没有抵达你的脚跟前——？
　　　　　　　　　　　　不要以为我在央求。
天使啊，而即便我是在央求，你也不会来。因为我的呼唤
永远充满离别，面对这样有力的激流
你是不能移动的。我的呼唤犹如
张开的手臂。而那只伸开去抓握的手
仍然留在你面前，张开着
仿佛是在提防和警惕，
不可捉摸的存在啊，你高高在上。

PDG



第八首哀歌

献给鲁道夫·卡斯纳

自然界把所有的目光投向外面的
旷野。只有**我们的**目光往后望
并且在植物、动物和婴孩
进入自由的时候像一个圈套围住它们。
我们只能从这动物的目光里
看到那里到底有什么；因为我们
强令婴孩到处逛，好让他看到
物体——而不是深藏在动物
面孔里的旷野。摆脱死亡。
只有我们能看到死亡；自由的动物
永远衰落在后，上帝在前，而当它行走，它已在
永恒中行走，一如喷泉。
　我们面前一天也未曾有过
那纯粹的空间，花朵朝着那里

无尽地开放。那里永远存在着世界
并且永远没有一个没有“不”的乌有之地：那纯粹的
难以分割的元素，我们不怀欲望地呼吸
这元素，并且无尽地知道。一个孩子
也许会在那里游荡几个小时，穿过那无始无终的
宁静，也许他会迷失然后被
震回来。或许有人死了并成为它。
因为接近死亡便看不见死亡；而是望穿它，
也许就用动物那辽阔的目光。
恋人们，要是没有心爱的人在那里
阻挡视线，那他们就最接近它，并且叹为观止……
仿佛是疏忽，它在他们彼此背后
为他们打开……但是他们谁也不能
越过另一个，于是它又再变回世界。
我们永远转向物体，在物体中看到
已被我们模糊掉的
自由王国的隐约倒映。或者当某个
喑哑静默的动物彻底望穿我们。
命运正是如此：站在对立面，
就站在对立面，别无其他，永远如此。
如果从另一个方向稳步
走向我们的动物也具有我们的



意识——,它就会扭住我们
拖着我们走。但是它感到它的生命是无边的,
深不可测的,并且不关心
自己的状态:纯粹,一如它投向外面的目光。
我们看到未来,它却看到一切
并且存在于一切之内,永远痊愈。

但是在这警觉、温暖的动物身上
却包含着巨大悲哀的痛苦和重负。
因为它也感到那弥漫着我们的
东西:记忆,仿佛
我们不断驱策向前的元素曾经
更亲密、更真实,而我们与它的连结
是无限温柔的。在这里全是距离,
在那里却是呼吸。有了第一个家,
第二个就有点含糊和多风。
　啊这微小生物的幸福永远
留在庇护它的子宫里;
蠓虫的快乐即便是在结婚之日
也仍然留在里面盘旋:因为一切都是子宫。
再看那半信半疑的鸟儿,
从一开始就知道里面和外面,

PDG

仿佛它是伊特鲁里亚人的灵魂，
从一个死人身上飞出，仍被接纳在一个空间里，
把他躺着的形体当作盖子。
而那必须飞翔的生物，如果它生于子宫
它将会多么迷惑。仿佛受到惊吓，要逃离
它自身，它成锯齿形穿过空气，就像
茶杯上的一条裂痕，就像蝙蝠
颤抖着划过黄昏的瓷片。

而我们：旁观者，无论在哪里，总是
转向物体的世界，而从不外望。
它充满我们。我们弄好它。它碎裂。
我们再弄好它，然后我们自己碎裂。
谁这样转动我们，以至
无论我们做什么，总是处于
某个人要离开的姿势？就像在那
最远的山巅，他最后一次俯视
他整个的山谷，然后转身、驻足、徘徊——，
我们也是这样，生活在这里，又永远在离开。

PDG



第九首哀歌

为什么，如果这短暂的生命可以安详地
以一株月桂的形式度过，比所有绿色都要
暗淡些，每一片叶子的边缘上都有
细小的波浪（像轻风的微笑）——：那么为什么
非得要做人——还要既逃避命运，
又仍然渴望命运？……

啊不是因为存在着幸福，
它是在临近失去的时候过于匆促地抓住的利润。
不是出于好奇，不是作为也将存在于月桂之中的
心灵的练习……

而是因为真正地在这里就已经意味着太多；因为这里的一切
显然都需要我们，这个飞逝的世界在以某种奇异的方式
保持召唤我们。我们，是飞逝得最快的。

PDG

每样事物都有一次。仅仅一次;再也没有。我们也一样,
只有一次。再也不会有。但是能够完全
有这样一次,即使只有一次:
能够有一次在这大地上,似乎已胜于没有。

因此我们继续奋进,试图完成它,
试图把它牢牢地抓在我们简单的手中,
在我们过于拥挤的目光中,在我们无言的心中。
试图成为它。——我们能够把它交给谁?我们要
永远保留它……啊,但我们能够把什么带进
那另一个王国?不是观看的艺术,
那是很慢才能学会的;不是发生在这里的一切。全都不是。
那么就是痛苦了。还有,超乎这一切的,存在的沉重,
和爱的长期经验,——那完全是
不可言说的。但后来,在众星中间,
那不是很好吗——最好是保持不可言说。
因为当旅行者从山坡返回山谷里,
他带来的并不是对别人不可言说的一撮泥土,而是
他获得的某个词语,某个纯粹的词语,那黄色和蓝色的
龙胆。也许我们在这里是为了说出:房子、
桥、喷泉、闸门、罐、果树、窗——
最多:柱、塔……但是你必须明白,说出它们,



要说得比事物原来梦想过要有的
更激烈。当这沉默寡言的大地
把恋人们拉到一块，它那秘密的意图
难道不是让他们内心无限的感情
分享事物令人战栗的快乐吗？
门槛：对两个恋人来说意味着
要不知不觉地磨损他们的古老门槛——
他们也一样，在很多走在他们之前的人之后和
在他们之后要来的人之前……轻轻地。

这里是为那可言说提供的时间，这里是它的家园。
讲话并作见证吧。我们可能体验的事物
正消失得比任何时候都多，因为
那把它们挤走并取代它们的，是一次没有形象的行动。
一次贝壳下的行动，一旦它里面的东西长大
就会轻易撑开它并寻找新的限制。
我们的心在锤与锤之间
忍受，就像舌头在
牙齿之间忍受，并且哪怕是这样
也仍能赞美。

向天使赞美这个世界，不是那个不可言说的，

你不能以光荣的感情使他留下印象;在这个他感到
更有力量的宇宙里,你是一个新手。所以让他
看那简单的东西:它经几个世代形成,
像我们那样活着,近在手旁,举目可及。
告诉他万物。他将站在那里发呆;就像你站在
罗马造绳者或尼罗河陶瓷工的身旁。
让他看一样事物可以多么快乐,多么清白并属于我们,
以至令人痛苦的悲伤怎样纯粹地形成,
成为一样事物,或死成一样事物——,并幸福地
逃至小提琴远远不能企及之处。——而这些以灭绝
为生的事物,知道你在赞美它们;由于短暂,
它们向我们寻求解救:我们,那最短暂的。
它们要我们完全改变它们,就在我们看不见的心中,
在我们——啊无穷无尽地——在我们体内!无论最终我
们是什么。

大地,难道这不就是你所要的:在我们体内
看不见地升起?难道你的梦想不是终有一天
完全看不见?——啊大地:看不见!
如果你迫切的要求不是变形,那么是什么?
大地啊,我最亲爱的,我会变形的。相信我吧,你不必
再用你那些春天来说服我——其中一个,



啊,哪怕就一个,对我的血来说已经太多。
我从一开始就难以言说地属于你,
你永远是对的,而你最神圣的主意
——死亡,是我们亲密的友伴。

瞧,我活着。靠的什么?童年和未来不再
越变越小……丰盛的生命
涌上我心头。

第十首哀歌

某一天，终于失去强烈的视力，
我将唱出欢腾并赞美表示同意的天使们。
让我心中清晰的音锤不要有任何一把
因为松懈、怀疑或一条丝弦断了
而发不出声。让我快乐地流动的脸庞
使我更加灿烂；让我不为人知的哭泣升起
和开花。到那时，你们将是多么亲切啊，你们
痛苦的夜晚。为什么我不更深地下跪来接受你们，
无可告慰的姐妹们，并在顺从中让我自身迷失于
你们松散的发丛中。我们是怎样浪费我们那些痛苦
　的时辰，
我们的目光怎样越过它们，白白地凝望那痛楚的持续，
看它们是否有终点。虽然它们其实是
我们那忍受寒冬的落叶，我们阴暗的常青树，
我们体内年份里的一季——并且不只是时间里的



一季，还是地点和居所，根基和土壤和家园。

但是啊，这哀伤之城的街道是多么陌生，
在那由持续的骚乱构成的虚假的寂静中，
从虚空的铸模中造出的形状勇敢地
昂首阔步：镀金的噪音，耸现的纪念碑。
啊，一位天使将怎样不留痕迹地踩灭他们的
抚慰市场——邻近的教堂也充满现成的抚慰：
一干二净、不抱幻想，关闭如星期日的邮局。
尽管在更远处，城市的边缘波动着博览会的涟漪。
自由的秋千！热情的潜水员和魔术师！
射击场那些刻意幸福的目标，
每当被某个出色的射手击中，就会
前后弹跳，发出很小的声音。从喝彩到运气
他继续蹒跚走着，而各种引人入胜的摊档
都在招徕、击掌、叫卖。那里有些仅供
成年人观看的东西：金钱如何积累、赤裸，
就在那舞台上，金钱的生殖器，全都一览无遗，
整个行动——，具教育功能，并且保证
可以增强你的能力……
……哦，但是远一点儿，
在最后一块招牌那边，贴着推销“不死”的标签，

是那苦味的啤酒，它对其酒客似乎很甘甜，
只要他们在呷饮时咀嚼新鲜的困惑……
就在那块招牌背后，就在后面，眼前的一切变得真实。
孩子们在玩耍，旁边是情人们在稀疏的草地上
严肃地手牵手，一些狗正在做着自然的事。
更远处，那青年继续被吸引过去；也许他正在与一个
　年轻的“悲痛”
相爱……他跟在她背后走出来，进入草地。她说：
——路途很远。我们住在远处那边……
　　　　　　　　　　　　哪里？于是那年轻人
跟随着。他为她的举止所动。她的双肩，她的颈部，
也许
她有贵族血统。但是他离开她，转过身，
回过头来，挥手……有什么用？她是一位“悲痛”。

只有那些早夭者，在断奶时，在初次处于
无时间的平静状态下，
才怀着爱意跟随她。她等待
女孩子们，与她们做朋友。温柔地向她们展示
她的穿着。哀伤之珠和精心编织的
容忍之面纱。——与男青年们，她则默默地
走着。



但是在那里，在他们居住的山谷，其中一位年老的“悲痛”
在这名青年问她时回答：——很久以前，
她说，我们这些悲痛是一个强大的种族。我们的父辈在那
山脉里的煤矿工作；有时候你甚至可以
在男人们之中找到一块涤净的原始哀伤
或从古老的火山渣找到一大块石化的盛怒。
是的，来自那高处。我们曾经富有。

于是她温柔地引导他穿过“悲痛”的广阔风景，
带他观看庙宇的巨柱，和那些城堡的
断垣残壁，“悲痛”王子们曾经英明地
统治这块土地。带他观看那些高大的
泪水之树和开花的哀伤之田野
（生者只当它是一片淡淡的绿色灌木）；
带他观看忧郁之草，轻擦而过，——而有时候
一只受惊的鸟儿，低飞过他们仰望的目光
远去，追寻它孤独叫声的形象——
在暮光中她领他出来，去观看向“悲痛”的种族
提出警告的老一辈男女预言家的葬身之所。
但是随着夜晚降临，他们和缓地走着，很快
那坟墓升起来

像一个月亮，察看一切。尼罗河的兄弟，
那高耸的斯芬克司——：那沉静的寝室的
面容。
他们好奇地细看那帝王之头，它无声地
把人类的脸庞提升到
众星的高度，永远地。

他仍被最近的死亡弄昏了头，他的视力
无法看准。但是她的目光
惊起王冠边缘后的一只猫头鹰。那猫头鹰
缓慢地往下一沉，擦过那有着
较充分的曲线的脸颊，
然后隐约地，在这位死去的青年崭新的
听觉里，仿佛在一张
重叠的纸上，它勾勒那无法描绘的轮廓。

而在更高处，众星。哀伤之地的新星。
那位“悲痛”慢慢地讲出它们的名字：——瞧，
那里：**骑手**，**拐杖**，还有那更大的星座
叫作**果实花环**。然后，更远些，天极那边：
摇蓝，**小径**，**焚烧之书**，**玩偶**，**窗口**。
但是在那里，在南天，纯粹如一只



幸福之手的掌纹，是那清晰地闪烁的，
那是指母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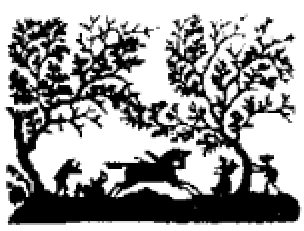
但是这死去的青年必须自己走，那位年老的“悲痛”默默地
带他一直去到沟壑，
那欢乐的源头在月光下
闪闪烁烁。她怀着敬意
讲出它的名字然后说：——在男人中间
是一条浩大的溪流——

他们站在那条山脉的脚下。
她拥抱他，哭泣。
独自一人，他继续攀登，朝着那些原始哀伤的山峰。
他的脚步一次也没有在那无声的小径上踩出回声。

*

但是如果那无尽的死者在我们之中唤醒一个象征，
也许他们会指向悬挂在榛树
枝叶下的花序，或者
会唤起跌落在春天黑暗土地上的雨滴。

而我们，这些永远以为
快乐**正在升起**的人，将体会到
每逢一样快乐的事物**跌落**时
那几乎把我们淹没的情感。



杜伊诺哀歌

题解与注释





第一首哀歌

传统上，开始一首长诗需要祈祷，乞灵于缪斯的帮助。里尔克恰恰相反，拒绝乞灵。但是如果诗人不能期望与天使们接触，则他必须专注于死亡的事实与意义。他逐渐以一种希望倾听死亡的意愿来取代乞灵。生与死之间的界线于是受到重新审视。我们开始明白，一旦死者不需要我们，我们却需要他们。例如，音乐亦有其根源，即古老的悲伤经验。

天使的序列：里尔克的天使并非基督教正统观念的天使。他曾指出，他们更像伊斯兰教的天使。当然，最好说明乃是在诗中。“天使的序列”又可译为“天使的级别”。

加斯帕拉·斯坦帕：十六世纪意大利女诗人，她作为一位贵妇被丈夫抛弃后没有绝望，而是写了一系列十四

行诗和冒险另谈恋爱。她三十一岁时逝世。

圣玛丽亚福摩萨：威尼斯一座教堂，里尔克曾在1911年参观过。在墙上那些刻着拉丁文诗的匾牌中，其中有一块写着：

在世时我为他人而活；现在死了，
我并没有消失，而是在冰冷的大理石中，为自己而活。
我是威廉·海勒曼斯。佛兰德斯为我哀伤，
阿得里亚为我叹息，贫困召唤我。
死于1593年10月16日。

莱纳斯：根据神话，莱纳斯是一位早夭的诗人，其父阿波罗哀悼他。另一些版本则说，他是历来最伟大的诗人，为阿波罗所忌妒，于是杀死他。里尔克似乎把其哀悼者假设为传说中的第一位诗人和音乐家俄耳甫斯。最初的音乐亦是产生于对悲伤的第一次体验。



第二首哀歌

此诗把形象和理念作为母题的倾向是明显的，里尔克再次提到与天使的接触。不过，这次更多地探讨我们的可变性、我们在世上的短暂位置的意义，而不是探讨诗人的角色。情侣们似乎与一种更为持久的存在、一种更伟大的现实保持联系，但他们无法承受它。希腊的葬礼雕塑以其尊严和克制显示对于人生短暂的接受，而我们需要一种在我们当今的绘画和雕塑中似乎已找不到的同等物。

多比：圣经《多比传》的人物。天使长拉弗尔在一次艰难的旅程中引导多比，但多比没有认出他。

第三首哀歌

在继续探讨爱的同时，出现一个新的母题，即那个孩子。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传统史诗的特征：进入阴间。但这是一次内心旅程，反映出里尔克对当代发展的弗洛依德心理学的兴趣。本诗在处理孩子、母亲、恋爱的青年男女时非凡地糅合了痛苦与温柔。



第四首哀歌

再次是情侣、内心风景、孩子和家长——这回是父亲。还有新的形象——戏剧性的娱乐，舞蹈者被说成不如木偶。有棕色斜视眼的少年是里尔克的早夭的表弟埃贡，里尔克后来在《献给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诗》第二部第八首中纪念他。

第五首哀歌

1915年夏天,里尔克住在慕尼黑一位朋友弗劳·赫莎·冯·柯尼希家中,看到毕加索一幅关于一个歌舞团的油画《杂技家族》(现藏于华盛顿国家美术馆)。本诗部分受到该油画的启发。里尔克注意到该油画中那群小丑形成了一个D字,他把它理解为德文Dastehn,意即"站在那儿",亦有Dasein(存在)之意。本诗的另一个来源是里尔克在巴黎与一个马戏团的演员们交往的经验。

强人奥古斯塔斯(1670—1733):波兰国王和德国萨克森候选帝,常以显示武力来娱乐客人,曾以一只手捏碎一块白镴碟。

观看的玫瑰:围观杂技表演的人群仿佛一朵花,观者的去来就如花落花开。



第六首哀歌

里尔克给那些为了理想而受尽痛苦的理想化的人类——早夭者、恋人、儿童、艺人——添加了英雄。英雄也许是神奇的，但只有少数人才能做得到，并且犹如传奇故事一样遥不可及。

凯尔奈克：古埃及圣地，以众多寺庙和遗迹闻名。里尔克曾于1911年参观过。

参孙：古犹太人领袖之一，以身强力壮著称。

第七首哀歌

本诗从前诗的超越生命转而接受生命。死者似乎在向往并寻找我们俗世的存在。而我们是那些学习如何喜爱和庆祝看得见的事物、如何去“在内部改变它”的人。音乐、建筑和爱所体现的人类想像力的成就现在得以被理解和称赞。



第八首哀歌

前诗中对于人类短暂性的庆典在这里得到充分的证明。自我意识、时间意识和死亡意识这些使我们有别于动物(甚至有别于儿童和恋人)的特征,是里尔克对堕落的解释。里尔克在探讨这个概念的时候发现,即使动物也不一定都在这种存在中感到安适,因为它们可能也会有所意识到子宫的温暖与诞生的暴露之间的矛盾。只有像诞生于户外空气中的蠓虫这样的生物才能完全在这个世界上感到安适,把它当成是子宫、母亲。鲁达夫·卡斯纳是奥地利作家和思想家,曾与里尔克在杜依诺谈论过"蠓虫的快乐"之类的话题。

第九首哀歌

此诗的基调又有点像回到第七首哀歌中去了。不过，赞美与痛苦在这组哀歌中一直是交织在一起的。诗一开始就说，如果我们有选择变形的余地(像达芙妮为逃避爱情而变成月桂)我们会选择人类的存在，但是我们作如此选择的理由却是不易解释的。有鉴于我们的局限，我们不仅必须接受并庆祝我们自己的易消亡性，而且要接受和庆祝我们周围的事物。如果说前面提到的音乐、建筑、雕塑、英雄主义和爱代表着人类想像力的成就，那么在这里诗歌已开始取得它应有的位置了，因为里尔克开始在思索语言本身作为识别和赞美的手段的功能。



第十首哀歌

在这首压卷之作中，里尔克作了一些冒险。如果说第三首哀歌采用了类似史诗进入阴间的手法的话，那么本诗则似乎以一种其他诗人未曾尝试过的方式把我们带离生命进入死亡。叙述格调和寓言特征使得这首诗多少较易于理解，但想像的张力却是一点不减的。继开头对伟大的美的“祈祷”之后，看到了“哀伤之城”的扭曲画面，然后是以牧歌的方式“浪迹”于陌生的乡间，越过那块土地——部分地以古埃及(我们最具有死亡倾向的文明)为基础，在那里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事物难分彼此地交织着。其他哀歌的母题纷纷呈至，一如在星座的名单中。里尔克把我们的想像负载量推至极限，他要我们理解，在斯芬克司的王冠背后惊起的猫头鹰，在飞下来时用一只翅膀擦着那巨大脸庞的轮廓，这种擦拭转变成死者灵敏起来的听觉，仿佛一

本早已摊开的书可以再打开。诗的结尾要么无需解释,要么根本就解释不了。

（取材自戴维·扬的英译本的题解和注释,并参考史蒂芬·米切尔的英译本。)



献给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诗

作为

薇拉·奥卡马·克诺普的墓碑

而写

1922年2月

穆佐堡

PDG





〔俄耳甫斯〕

希腊神话中的色雷斯歌手。善于弹奏七弦琴。其音乐出神入化，野兽和石头亦为之动容。妻子欧律狄斯死后，他唱着歌追到阴间寻找她。据维吉尔说，俄耳甫斯的歌声使"阴间每一个厅堂皆为之着迷"，奥维德则说"冷血的鬼也黯然泪落"。冥后为之感动，遂允许他带走妻子，但不准他在途中回头顾盼。当他即将回到人间时，忍不住回头看妻子是否跟在后面，结果又失去了她。

第 一 部

1

那里升起一棵树。啊纯粹的超越！
啊俄耳甫斯在歌唱！啊耳中的高树！
而一切沉默。而即便在沉默中
新的开始、召唤和转变也在继续。

寂静的动物离开巢穴和休息地
成群从被解放了的明亮森林挤出；
而它们自身如此缄口，并不是
由于狡猾，也不是由于畏惧，

而是因为聆听。它们心中似乎
没有咆哮，叫喊和怒吼。而在那曾经



有一间至多是茅舍的用来接受音乐的地方，

——一个出于最黑暗的渴望而搭的隐蔽所，
它的入口通道在风中瑟瑟发抖——
你在它们的聆听中建立庙宇。

2

那几乎是一个女孩，出自
这歌与七弦琴协调的快乐，
而透过她春天面纱的清晰的照射
她在我耳中为自己做了一张床。

且睡在我体内。而所有事物都是她的睡眠：
一株株令人敬畏的树，那些我感受如此之深
以至我能触到它们的距离，春天的草地
和每一个降临在我身上的奇迹。

她使世界睡了。你歌唱的神啊，
第一觉为何如此完美以至她一点也不
渴望醒来？看啊，她起来又睡下。

PDG

哪里是她的死亡？啊你是否将
在你的歌消散殆尽之前发现这个主题？
——
她要从我这儿沉到哪里去？……一个女
孩几乎……

3

一个神可做到。但是，告诉我，一个人
应如何跟着他穿过这狭隘的七弦琴？
他的精神是裂开。在两条心路幽暗的交叉处
并没有为阿波罗而立的庙宇。

歌，当你教它，并不是欲望，
不求什么然而在最后却得到；
歌是存在。简单，为了神。
但我们何时才能够真实？而他何时

将地球和星星倾注到我们身上？
年轻人，这不是你的爱情，即便你的嘴唇
为你自己的声音所迫而张开，——学会



忘却那热烈的音乐。它将耗尽。
真正的歌唱是一口不同的呼吸。
一口不为什么的呼吸。是神体内的一飘。
　一阵风。

4

啊你们温柔的人,不时地踏进
那对你们不理不睬的呼吸;
让它去吧,当它触摸你们的脸颊,
它将震颤在你们背后,再次结合。

啊你们这些有福的人,啊你们这些整体的人,
你们这些似乎是众心之开端的人。
为箭而张的弓和为箭而立的靶,
你们那溅着泪花的微笑照耀得更永久。

不要害怕受苦;把沉重
还给土地自身的重量;
群山是沉重的,海洋沉重。

即便是你们在儿时植下的树

也早已经长得太沉重了，你们再也无法
　搬动它们。
啊，但是微风……啊，但是空间……

5

不要为他立墓碑。只让
玫瑰每年为他开放。
因为这是俄耳甫斯。他的变形
在这个和那个之中。我们不应为其他

名字而烦恼。总之只要有歌在唱
那就是俄耳甫斯。他来了又走。
这不就已经够了吗，如果
有时他比一朵玫瑰花多逗留几天？

啊他是怎样地必须消失，让你去领会它！
虽然他自己害怕他必须消失。
在他的话超越我们这儿的生命的那一刻

他已经去到了你再也追不上他的地方。
七弦琴的丝弦并没有绊住他的双手。



他在遵守的同时违犯。

6

他是某个仅仅居住在这个世界的人吗？不：
两个王国都是他巨大力量的来源。
只有他知道柳树的根茎
而他能够把柳枝压弯成七弦琴。

昨夜桌子上没有留下面包
也没有留下牛奶：那会引来死者——
但是他，魔术师，愿他
在低垂的眼睑的平静之下

能把死者混和到所见到的一切里去；
但愿蓝堇和芸香的神奇
于他就像最清楚的关系那般真实。

没有什么可以干扰那真实形象的统治。
无论是来自坟墓，还是来自房间，
让他赞美戒指，别针和大壶。

7

赞美,正是如此!一个被指派去赞美的人,
他走向我们就像矿物来自石头的
沉默。他凡人的心压榨出
不朽的、无穷尽的酒。

只要他感到神的榜样吸引着他的喉咙,
他的声音就不会丧失在他的口中。
一切变成葡萄园,变成葡萄,
成熟在富于感觉的南方的山岗。

无论是帝王们陵墓里的烂尸
或者诸神那里掉下来的阴影
都不能损害他光荣的赞美。

他是一个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的信使,
他仍然端起盛着值得赞美的果实的
碗,深入死者的门廊。



8

只有在赞美的王国挽歌才会
走，流泪的泉水的仙女，
监视我们的跌落，
要它准确地砸中那块刻有

正门和祭坛的岩石——
看啊，在她沉默的肩膀周围逐渐显现
这样的感觉：她也许是隐藏在我们心底的
诸神中最年轻的姐妹。

高兴是知道，渴望则是默认——
只有挽歌是在领会寂静；她用少女的双手
夜复一夜地计算那古老的咒语。

可是突然间，倾斜，手足无措，即便如此
她仍然把我们闪闪发光的声音的星座
捧进晴朗无云的夜间的天空。

9

只有那在阴影中间
也拿起七弦琴的人，
神才会对他报以
不尽的赞美。

只有那和死者在一起
吃他们的罂粟的人，
才永远不会再度丧失
那最优美的音调。

虽然池塘里的倒影
常常在我们眼前游移：
领会这形象。

只有在双重的王国
声音才会变得
永恒而柔和。



10

你们，如此贴近我的心的东西，
我致敬，古代的石棺，
罗马时代幸福的水流仍然像一支漫游的歌
从你们身上漂过去。

或者那些如此张开着的，像一位
醒来的幸福牧羊人的双眼，
——其中充满宁静和蜜蜂花——
从那里着魔的蝴蝶来去疾飞；

所有那些被人们解开疑问的，
我致敬，那些嘴巴突然张开，
它们早已知道沉默意味着什么。

我们知道吗，朋友，我们不知道吗？
这两者把那踌躇的时刻
铸在人类的容貌上。

11

看那天空。那里没有一个唤做“骑手”
的星座吗？因为这给我们留下奇异的
深刻印象：这地上的骄傲。另有一个，
被它骑着策着把它负着。

我们生命强健的本质不就是
像这样，刺踢然后勒住吗？
飞奔然后转弯。稍一碰触，即能明白。
开阔的新空间。两个即一个。

但它们是真的吗？抑或两者都不表示
它们聚在一起的方式？平地
和牧场已经把它们完全分开。

就连那星光灿烂的结合也靠不住。
但是现在让我们高兴一会儿
来相信那个图形。这就够了。



12

为那联结我们的精神欢呼；
因我们确实是生活于图形。
时钟迈着小步继续走，
与我们实在的日子并行。

不知道我们真正的状况，
我们凭纯粹的关系行动。
触角感觉触角，
而虚空的距离传达……

纯粹的紧张。啊力量的音乐！
所有的骚动不是由于我们
偶然的占据而偏离你吗？

不管农民是否工作和忧虑，
他永不会抵达这种子正在
变成夏天的地方。土地给予。

13

丰润浑圆的苹果，梨和香蕉，
醋栗……所有这一切是怎样
向口中讲述死与生……我觉察……
从一个品尝它的小孩的脸

明白这点。来自远方。是不是有什么
难以形容的事情正慢慢发生在你口中？
不是话语，而是那吃惊于已获得自由的
各种发现，将从果肉里奔涌而出。

敢于说苹果到底是什么。这种
甜蜜开始是浓缩的，它也许会
在这优雅地拿起的品尝中

渐渐变得明晰，清醒，剔透，充满双重意义，
洋溢着阳光，泥土气，和此时此刻——：
啊经验，觉察，快乐——，无穷！



14

我们必须与鲜花、葡萄树叶、果实打交道。
它们讲的不仅是一年的语言。
在黑暗之中升起一种杂色的显示，
它发出也许是死者的

妒忌的微光，它们使大地振作。
我们对它们在这之中的分担知道些什么？
用它们自由的骨髓彻底滋养土壤
一直都是它们的工作。

惟一的问题：它们是乐意如此做的吗？
这果实，繁重工作的产品，像一个拳头
攥起来，威胁我们，它们的主人吗？

或者事实上**它们**才是主人吗？它们伴着
根茎而睡，因丰富而赏给我们
这用喑哑的力量和吻制造的混合物。

15

等一等……那味道很好　……它已在逃遁。
……来一点音乐，跺一跺，哼一哼——：
姑娘们，你们温暖，你们沉默的姑娘们，
舞蹈那尝过的果实的味道！

舞蹈那橘子。谁能忘记它，
它怎样自溺，怎样抵制
它自身的甜蜜。你们占有了它。
它已经可口地皈依你们。

舞蹈那橘子。更温暖的风景，
让它冲出你们，愿那成熟的
在故乡的微风中生辉！发亮，剥去

一层层芳香！建立与纯粹的
关系，与不情愿的外皮，
与那充满于快乐果实的汁液！

PDG



16

你，我的朋友，是孤独的，因为……
我们，以词语和手指的指点，
逐渐把世界，也许是它最脆弱
最没把握的部分，变成我们自己的。

谁用手指指向一股味道？——
然而对于那些威胁我们的力量
我感受良多……你知道死者，
并且你逃避那魔术的咒语。

瞧，现在我们俩必须一起接下
计件工作和零件，仿佛它们是
整体。但是要小心。尤其是不要

把我种植在你心中。我会生长得太快。
但我将引领我的主人的手，并说：
这儿。这是满身披毛的以扫[1]。

17

在那些暴露出来的
交缠在一起的古老根茎的
最底端,隐藏着
它们没见过的本原。

头盔和猎号,
白胡子老人的真言,
出卖兄弟的男人,
像古琵琶的女人……

枝桠拥挤着枝桠,
没有一枝是自由的……
啊！继续爬……啊继续爬……

但它们仍然折断。
然而这最高的一枝终于屈身
进入一把七弦琴。

PDG



18

主人,你听到那新事物吗,
正在嗡嗡响和搏动?
那些激发它的
报信者来了。

确实,没有完整的聆听,
在这一片骚动中;
但是那机器零件
依然要求获得赞美。

瞧,那机器:
它怎样翻滚和泄恨,
扭曲和削弱我们。

既然它从我们获得力量,
那就让它带着冷漠
驱动和服务吧。

19

虽然世界保持迅速转变，
像云的形状，
但是所有完美的事物
都往古老里弯。

在转变和消逝之上，
升起了你永恒的歌，
更广阔更自由，
你啊，弹七弦琴的神祇。

苦难没有得到理解。
爱情也没有得到领会，
是什么在死亡中把我们移走
也不清楚。

只有大地之上的歌
称颂和赞美。



20

但我该奉献什么给你，主人，比如说，
像我这样一个教导生物聆听的人？——
我有关春天某个日子的回忆，
是在黄昏，在俄罗斯——，一匹马……

那匹白马径自从村子里奔来，
一只前腿带着一个脚绊，
为了独自在草地上过夜；
在那受阻的野性的急驰中

它脖子上鬃毛耸动的节拍
是怎样地衬托出它那高昂的精神。
它那骏马之血的弹簧是怎样跳跃！

那匹马感知距离，而它是怎样地
歌唱和被听！——你的神话故事
在他身上完成了。
他的形象——我奉献。

21

春天又来了。大地就像
一位背下很多诗篇的
小姑娘……由于长期
艰苦的学习，她获得奖赏。

她的老师很严格。我们喜欢
那老人胡须和眉毛中的白色。
而现在我们也许要问绿色和蓝色
叫什么：她知道，她知道！

大地，狂喜于放假的大地，现在
与孩子们一起游戏。我们要抓住你，
快乐的大地。最幸福的将会成功。

啊，从她的老师教她的万事万物，
到隐藏于长茎和深根之中的
一切，她都歌唱，她都歌唱！



22

我们都是赶快的人。
但是时间的步伐啊，
把它当作永存的
事物中的一个梦。

所有那些匆忙的
很快就要做完；
只有那持久的才会把我们
引向真理。

年轻人，不要把你们的信任
寄于飞翔的痕迹，
寄于急速。

所有事物皆已休息：
黑暗和晨光，
鲜花和书本。

23

要等到飞翔本身不再
用自负推动，不再仅仅
满足于升上
宁静的天空，

作为有着明亮的轮廓的
开始使用的工具，
它才会轻飘，为风所抚爱，
轻快、灵活，有把握——

要等到纯粹的目标
挫败了对机器的
少年式骄傲，

那激动于取胜的
接近距离的人才会成为
他独自飞翔所要达到的。

PDG



24

我们应该因为我们不断无情地
使之坚硬的钢铁不知道它们而拒绝我们
古老的友谊,那崇高的不多说话的诸神吗?
或者我们应该突然在地图上寻找他们吗?

这些强大的朋友,他们从我们这里带走死者,
现在不知道到哪里触摸我们的轮子。
我们已经远远地迁走我们的宴会、浴场、节日,
而他们那些早就为我们的速度所超越的信使

也已消失。现在我们更为孤独,完全地
互相依赖,却又互相不认识,
我们所铺的不再是蜿道曲径,而是

笔直的大路。只有在工厂里那曾经是神圣的火焰
才仍然燃烧,举起那永远更为沉重的铁锤。
而我们,我们不断丧失力量,像游泳者。

25

但是此刻你，像一朵花被我爱着的
不知名的姑娘，你这如此早就被带走的人，
我将再一次记住你的形象并向他们展示，
你这不可征服的呼喊的美丽的友伴。

舞蹈者，那舞蹈者的身体充满你踌躇的命运，
停顿，仿佛你的青春是青铜陶铸的；
哀悼和倾听——。然后，从高处的疆域，
非尘世的音乐跌进你警惕的心。

已经为影子所缠，疾病已近，
你的身体黑暗地流动，然而，虽说有过一会儿的
疑虑，它还是迸发迸泉水那自然的跳跃。

一次又一次受到黑暗和跌落的干扰，
闪烁泥土的微光。直到在一次可怕的搏动之后
它进入无可安慰的敞开的大门。



26

但是你，神圣的诗人，你一直唱到最后，
当成群卑鄙的狂女尖叫着袭击你，
你的谐音盖过她们的喧嚣，并在
纯粹的毁灭中升起你完美的歌。

她们的仇恨无法毁坏你的头颅和七弦琴，
不管她们怎样摔打和暴烈；而她们猛力
向你的心掷去的每一块锐利的复仇之石
都在飞到一半的时候柔软下来入迷地聆听。

最后她们终于杀了你，碎了你的尸，
而你的歌声仍在狮子和巨砾中回响，
在众树和群鸟中。你仍在那里歌唱。

啊你失去的神祇啊！你无穷的踪迹啊！
正是因为你被撕开并撒到大自然中
我们现在才变成听者和一个夺回来的声音。

---

① 《圣经》人物，将长子的名分卖给其孪生兄弟约伯。

第二部

1

呼吸吧,你这看不见的诗!
我们自身的本质
与世界空间的纯粹的交流。你这平衡,
我在你那里有节奏地发生。

孤独的波浪,
我就是那和缓的大海;
你最能包含我们所有可能的大海——
变暖的空间。

空间中多少区域已经在我的
体内。那里有一阵阵风



仿佛是我漫游的儿子。

你还认得我吗，空气？你充满我曾经
　占据的地方。
你是那光滑的树皮，
是圆，是我的话语的叶子。

2

就像有时候大师画笔真实的一挥
被碰巧在那里的一页纸匆匆
接住：镜子也是这样，它们经常
接纳姑娘们圣洁的微笑的形象

当她们品味早晨，独自一个——
或者在殷勤的烛光的照耀下。
而在后来，跌进她们脸庞的
只是一个影像。

有多少凝视投进火炉那烧成炭的
逐渐熄灭的微光中啊：
那生命的明眸，再也无法挽回。

啊大地，谁知道她所受的损失？
只有那带着仍在赞美的声音的人
才能歌唱那生为整体的心。

3

镜子啊：没有谁可以形容在最内部的
王国里的你们像什么样子。
你们，时间的深不可测的空隙，
仿佛除了充满筛子之外再也没有什么。

你们，空无一人的房间的挥霍者——
辽阔如森林，当黄昏来临……
枝形吊灯像一只十六叉牝鹿
大步穿过你们的不可进入性。

有时候你们充满油画。
少数几幅似乎进入了你们——
其他被你们羞赧地遣走。

但那最可爱的将会长存——，直到在那边

PDG



被解放了的明亮的纳克索斯
进入她强忍的脸颊。

4

啊这是那未曾存在的动物。
她们不知道这点;漫不经心,她们
爱它的优雅,它的步伐,而它是怎样
安静地站着,用清澈的眼睛凝望她们。

事实上它从未存在过。但是从她们的爱,
一只纯粹的动物升起。她们永远给它留下空间。
而在那心的空间里,灿烂而无遮蔽,
它抬起头来,几乎不需要

存在。她们喂养它,不是以谷物,
而是永远以喂养它这一想法。
而这给了那动物如此大的力量,

以至它在眉头长出一个角。
这之后它雪白地接近一个处女——
从而存在于那面镜子和她的内部。

5

花朵的肌肉，又慢慢把银莲花
开放给另一个草地黎明，
直到她的内部能够感到响亮的天空的
多音的光倾泻而下；

一次无穷尽的接受的肌肉，
在寂静的繁花之星内部伸展，
有时候是如此过于丰富
以至落日发出的休息的讯号

几乎难以把你那被抛得太远的
花瓣还给黑暗去使它们复苏：
你，是多少个世界的力量和主张啊！

我们这些狂暴者，活得更长久些。
但是啊，何时，在我们所有生命的哪一个中，
我们才能最终开放和成为接受者？



6

升起，你威严者，再一次升向古人，
你只是一株有着最简单的边缘的萼。
但是对于我们，你是完整，是数不尽的花，
是永不疲倦的容貌。

在你的丰饶中你似乎是在给一个什么也不是
而只是光的身体，穿上一件又一件的外衣；
然而每一枚花瓣同时又是
对所有服饰的否定和拒绝。

几个世纪了，你的芬芳一直在
对着我们的方向呼唤它最甜蜜的名字；
突然间它像香气悬在空中。

即便如此，我们仍然从未知道它叫作什么；
　我们猜……
而记忆不知不觉地充满它，
那是我们在属于我们的时辰中所祈求的。

7

花朵啊，你们与那些插花的手是亲戚，
(过去和现在的姑娘们的手)，
你们常常躺在花园的桌子上，从边缘
到边缘，疲倦且轻微受伤，

再一次等待水把你们从那
刚刚开始的死亡带回来——现在
又一次在敏感的手指急速流动的
两极之间抬起，它们可以做得

甚至比你们猜测的还要好，当你们轻微伸直，
再一次在画中苏醒，
逐渐变冷，散发姑娘们温暖的气息，

像漫长的忏悔，像由于被摘而犯下的
忧郁、疲倦的罪，从而又一次使你们
与你们那些正在盛开着的表姐妹们有了亲戚关系。



8

你们，我在城市零散的花园里的玩伴，
很久以前童年时代的小朋友：
我们是怎样喜欢和害羞地向往对方，
像那带着会说话的书卷的羔羊，

用我们的沉默说话。当我们充满快乐，
它并不属于任何人：它就是在那儿。
而它是怎样地在路过的成人
和对于漫长的一年的忧虑之中融化的。

车轮从我们身边驰过，我们站着看着一辆辆马车；
房屋座落在我们周围，牢固而不真实——它们
全不认识我们。那个世界什么是真实的？

没有什么。只有那些球。它们动人的半圆形。
甚至不是儿童……但有时候一个人，
啊一个正在消失的人，会在那急坠的球下跨步。

（纪念埃贡．冯．里尔克）

9

别夸口，你们这些法官，说你们已经废除拷问，
说罪犯不再被戴上枷锁或脚镣。
没有心得到增强，一颗也没有——因为有一阵柔和的
怜悯的痉挛把你们的嘴巴扭曲成一个微笑。

绞架已经把它在各个时代所接受的再次
归还，就像儿童归还去年生日的
礼物。那真正的怜悯之神
将与众不同地进入那纯粹、高尚、大门般

敞开的心。巨大、猝不及防，他将迈步穿过去
抓住被周围的光芒照得睁不开眼的我们。
胜似一阵风之于充满信心的大船。

更似那深层本能的变化，它一声不响地
赢得了我们，像一次
无限的结合所产生的一个静静游戏的孩子。



10

我们所获得的都将受到机器威胁，只要
它敢存在于精神中而不是服从。
为了使熟练之手那更加荣耀的逗留无光
它更强硬地切开石头，建筑那坚决的结构。

它在什么地方也不落后；我们终于无法躲避它，
而它在沉默的工厂统治着，自己指导，自己上油。
它自以为是生命：以为它把一切做到最好，
但它也有同样的毅力去创造或毁灭。

但是对我们来说存在仍是个谜；在一百个
地方它仍然是起源。是绝对的力量的
运动，没有哪个不跪下来惊叹的人能够接触它。

仍然有词语能够平静地接近那不可言说的……
而永远清新的音乐从那最震颤的石头出来
在不能用的空间里建筑她神化的庙宇。

11

已经出现很多平静地制定的死亡规则，
永远在征服的人啊，自从你们尝过打猎的
滋味；然而，经常被悬垂到卡尔斯特山洞里去
　的麻布，
我对你们的了解甚于所有的陷阱。

他们轻轻把你垂下，仿佛你是庆祝和平的
一个讯号。可是：那少年开始在边缘抖动你，
——突然间，黑暗从山洞里把一群苍白的野鸽
抛进白天……
　　　　　　　　但即便这样也是对的。

让每一阵出于怜悯的最后疼痛远离
那些旁观的人——
不仅是远离那凝神屏息的猎人的良心，
他是在履行时间所允许的。

杀戮也是我们迷茫的古老痛苦的一种形式……
当精神处于清澈宁静的境界，



无论发生什么都是好的。

12

意志的变形。啊为那火焰而激动，
在它那里事物消失爆发成别的事物；
那精通这一世俗形式的再创造之神
最喜欢回旋之点，在那里你不再是你自已。

那收紧到幸存里去的早已经失去动力；
那么在它那不显眼的灰色里究竟有多安全？
从远处一种更厉害的坚固性预告着那坚固的东西，
而不在的铁锤高高举起！

那个像一条溪流倾泻出他自身的人终于获得知识的承认；
她引导他陶醉地穿过那经常终于始和
始于终的和谐的国度。

他们俩经过的每一块吃惊的幸运的空间
都是离别的孩子或孙儿。而那变形的达芙妮，
当她感到她变成月桂树，她要你化为一阵风。

13

请走在离别之前，仿佛它早就在
你背后，像那刚刚过去的冬天。
因为在这些冬天之中有一个是如此没有尽头
以至只要你度过它你的心就可长存。

请永远死在欧律狄斯身上——更愉快地
升入你的歌声所赞诵的完整无缝的生命。
在这儿，在衰落的王国里，在这些转瞬即逝的日子中，
请成为那即便是鸣响的时候也震颤的水晶杯。

请成为——同时明白那万物开始时的巨大空虚，
你自身最激烈的振动的无穷来源，
这样你也许就可以把你完美的不在给予它。

向所有用光了的，向自然世界中所有
被捂住的喑哑动物献出那难以计算的数目，
并高兴地加上你自己，并且取消计算。



14

看那些花，多么忠于地上的一切，
我们正是在命运的边界把命运借给它们。
但是谁知道呢！如果它们哀叹它们的凋零，
也许我们就应该成为它们的哀叹。

所有的事物都想飞。只有我们被欲望的重负压得往下坠，
为我们自身所困，为重量所迷惑。
啊对它们来说我们不过是些萎顿、消极的老师，
而它们则充满着永恒的童真。

如果有人跌进亲密的沉睡，深深地
与事物共眠——：他将怎样轻快地
从那共同的深处来到崭新的一天。

或许他会留在那儿；而它们将盛开并称赞
它们最新的皈依者，他现在已经与它们无异，
它们，草坪之风的无声的兄弟姐妹。

15

啊清泉之口,啊奉献,啊永不疲倦地
讲述一件纯粹的事——
戴在水的流动的宁静之脸面前,
你这大理石的面具啊。而背景,则是

缓缓降临的渠道。从远方,
经过墓地,从亚平宁山脉的斜坡,
它们把你所有的音节带给你,这些音节
从你那变黑的、年老的颏,倾泻

到下面的水盆里去。
这是那合上的入睡的耳朵,
大理石的耳朵,你永远向它诉说。

大地的耳朵。她就以这种方式对它讲话。
如果你放入一个壶,她会觉得
你是在打断她要说的话。



16

一遍又一遍被我们撕开，
神就是那治疗的秘密地方。
我们锋利，因为我们要知道，
但他永远是分散而安静的。

即便纯粹，这他为了一动不动
确立自己而带进这世界的礼物，
也面对着自由的终点。

只有死者才能够啜饮
我们仅能听到的源头，那见不到的池塘，
当缄默的神以一个姿态允许他们。

而我们只得到噪音。
而羔羊出于一种更为无声的本能
乞讨它的铃铛。

17

在哪里，在什么永远幸福地受浇灌的花园里，在什么树上，
从什么温柔的落尽了花瓣的萼，
成熟地悬挂着奇异的安慰之果？那些
美味的果实，你也许会在你受蹂躏的

贫困的草地上找到一颗。一次又一次
你站在那里惊叹那硕大的果实，
惊叹它的完好，它光滑的皮，
惊叹于莽撞的鸟儿和地下忌妒的蠕虫并没有

把它从你手上抢走。是否有这样一些树，
它们被天使们飞过，又被迟缓而隐秘的园丁异乎寻常地
小心护理，结出果实滋养我们而又不为我们所拥有？

我们，这些不过是阴与影的人，是否真的
永远不能，通过我们的早熟和早衰，
扰乱那些从容的夏天的巨大宁静？



18

舞蹈者:啊你这
把所有瞬间化为舞步的转变:你是怎样使它现出!
那结尾时的旋转,那运动之树,
难道没有完全占有那剧烈晃荡的一年?

难道它的高峰没有突然间与寂静一同开花,
以便你刚才的旋转可以攀向它?而在上面,
难道你给予的不是阳光,不是夏天,温暖,
纯粹,不可度量的温暖?

但它也结果,它结果,你的快乐之树。
难道这些不是它安宁的果实:这壶,
旋转向成熟,还有这更加成熟的瓶?

而在画里:难道我们仍然看不见你眉毛的
黑色笔触在它自己的
转动的表面上一挥而就的草图?

19

在某个地方黄金生活着,在放纵的银行里,
与千万人有着亲密的关系。然而那个
在这里乞讨的盲人即便对一个子儿来说也似乎
像某个永远被遗忘的角落或床底下的垃圾堆。

金钱在所有的商店里都很自在,
穿着闪亮的皮裘、丝绸和肉色衣服露面。
他,那沉默的人,就站在所有金钱
入睡或醒来时的呼吸的间歇里。

啊它夜里怎能合上,那只永远张开的手?
明天命运又将把它带来,并每天延续它:
清晰,悲惨,随时都有可能被毁掉。

要是有哪个对它的持久力感到吃惊的明察秋毫者
能理解它并赞美它该有多好。只有歌手才能言说。
只有神才能听到。

PDG



20

在众星之间，距离多遥远；然而更遥远的是
我们从这里学到的东西。
例如某个人，一个孩子……而在他身旁，是他的兄弟或姐妹——
啊多么不可理喻的遥远。

也许命运根据那真实的来衡量我们，
于是我们好像不是我们自己的；
试想想一个女孩与那被爱又被回避的男人
之间的距离有多辽阔。

一切事物都遥远——而这个圆圈无处可以弥合。
看那鱼，被端到那快活地张开的桌面上：
它的面孔在碟上多么奇特。

所有的鱼都是喑哑的……人们惯于这么想。但谁知道呢？
难道最终没有这样一个地方：没有它们，我们仍可以
用鱼的语言讲话？

21

我的心，请歌唱我不知道的花园；仿佛
玻璃穹顶置于它们上面，永远难以企及。
伊斯法罕[①]或设拉子[②]的喷泉和玫瑰——
歌唱它们的幸福，赞美它们的无可比拟。

我的心，请显示你永远感觉它们，始终亲近。
要做到当它们的无花果成熟，就是为你而成熟，
要做到你清楚每一阵轻风在它们盛开的花中
加强，直到那轻风几乎变成一张面孔。

避免幻想只要哪个人作出决定：这样！
便会出现他所希望的空缺。
丝线，你是被织进了纺织品里的。

无论你那被内在地联系起来的图案是什么样子的
（甚至只是悲伤的岁月中的一刻），
　你都要懂得，整张神奇的地毯只是设计的。



22

啊不顾命运:我们的存在
光荣地溢出,在公园里喷射——
或者像石雕之人,他们肩膀上背脊上担负着
头顶的重量,矗立在建筑物陡峭的边缘。

啊那铜钟,日复一日以它的敲打
震荡我们每天沉闷的司空见惯。
或者那惟一的存在,在凯尔奈克,那圆柱,那圆柱,
它比那些几乎是永恒的庙宇更永久。

如今这种丰饶已迅速过去,不再是永恒
而只是匆匆从那黄色的地平线的白天出现
又匆匆没入那势不可挡的眩目的夜晚。

但是这种狂乱也会消退,不留痕迹。
飞机的弧线和那引领它们穿过太空的,
也许没有一个是徒劳的。然而不过像思想。

23

唤我到你的时辰中
那个不断在反抗你的时辰：
亲密犹如狗那悲惨的脸，
但又永远再次转过去

当你以为你终于捕捉到它。
那似乎离你很远的大部分是你自已。
我们已经自由，并且在我们以为
受欢迎的地方受到责斥。

我们焦急地寻找一个落脚点——
我们，有时对于那年老的来说太年轻，
对那还未形成的又太年老。

只有在我们赞美的时候才公正，
因为我们是枝杈，是刀片，
和那从内部成熟的甜蜜的危险。



24

啊这愉悦，永远清新，来自变松的泥土！
那首先冒险的几乎得不到任何帮助。
然而一座座城市还是在有福的港湾升起，
然而水壶还是充满了水和油。

诸神——我们首先把它们投射在最勇敢的草图上，
阴郁的命运却总是把那草图揉皱扔掉。
但诸神是不朽的。瞧，我们也许会
听出那最终会听到我们的人。

我们，贯穿千万年的一代：女人
和男人，越来越充满那个未来的孩子，
通过他我们也许就能被粉碎和击垮。

我们，无穷尽的勇敢者——我们已走了多远！
而只有沉默的死神才知道我们是什么
和当他借给我们时间他将如何赚个满钵。

25

听着！你已经听到最早几张耙
在工作；又是人的节奏在早春
坚决的土地那受牵制的
寂静中展开。那经常到你

这里来的又一次来了，
生动犹如第一次。现在，
慢慢地，你在等待你永远在期望
但从未得到的。是它得到你。

就连那越冬的栎树的叶子
在暮色中也似乎像一片棕色。
微风时不时互相发出讯号。

灌木丛漆黑。然而地面上
一堆堆肥料黑得更强烈。
每一个消逝的时辰都长得更年轻。



26

鸟儿的叫声怎样深深打动我们……
任何东西一旦被创造出来就要叫。
但是孩子们，在旷地玩耍，
他们的叫声已变得不真实。

他们叫喊运气。他们
把声音的尖梢楔入
寂静无缝的世界(那里鸟儿的声音
丝毫无损地掠过，就像人楔入梦中。)

天啊，我们在哪？越来越自由，
像彩色风筝断了线，
我们被抛上半空，尖叫着，

被风撕碎。——啊歌唱的神！请把这些叫喊者
编排起来，让他们充满回声地醒来，
像一条河漂流着那头颅和七弦琴。

27

它真的存在吗，时间这摧毁者？
它何时砸烂和平峰顶的碉堡？
这颗心，它永远属于无限的诸神，
何时造物主会征服它？

当命运不断试图说服我们，这
陌生世界的脆弱者，我们是真的吗？
童年，连同它那深入根茎的神圣的声音，
是否以后会寂灭？

啊，瞬息之神穿过那颗
敞开的清白之心
就像夏天的一朵云。

至于我们是谁，就像驾驭者，
我们仍然是供诸神差遣的
持久的力量。

PDG



28

啊来了又走。你，几乎仍然是个孩子，
在顷刻间你把舞的形状扩充成
聚合那些勇敢的舞蹈的星座，
在那些舞蹈中沉闷、着魔的自然

被飞速超越。因为当俄耳甫斯歌唱
她就完全专注于谛听。
你仍然被那些原始的歌词所感动，
并且如果有哪棵树迟迟不跟你

一起步入那聆听的耳朵，你就会有点吃惊。
你仍然知道那七弦琴曾经充满回声地
升起的地方：那未曾听到过的中心。

为了它的缘故你踏出那动人的步子
希望你有一天可以把你朋友的身体转过来
朝向那完美的庆典。

29

众多距离的沉默的朋友，感觉
你的呼吸怎样仍在扩大着空间。
让你的存在如一个钟
鸣响在黑夜里。那以你为生的

将由于这份营养而变得强大。
驾轻就熟地出入于变形。
什么是你遭受的最深的损失？
如果喝酒是痛苦的，那就变成酒。

在这深不可测的黑暗中，
成为那环绕你五官的神奇力量，
成为它们不可思议的邂逅的意义。

而如果土地上的事物遗忘你的名字，
请低声对沉默的土地说：我溢。
对飞奔的流水说：我在。

①② 皆为古波斯地名，盛产地毯。